

蘇軾海洋文學析論（一）

劉昭明* 陳新雄**

〔摘要〕

蘇軾海洋文學之創作，自出機杼，變化萬千，值得我們注意。可惜的是，這個具有特殊意義的研究課題，至今未有學者深入探索。本人不揣淺陋，擬將蘇軾海洋文學分成幾個不同的主題詳加分析，本文是相關系列研究的首篇。

關鍵詞：蘇軾、海洋文學、錢塘潮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第一作者）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講座教授（第二作者）

一、前言

蘇軾海洋文學之創作，自出機杼，變化萬千，其中尤以浙江錢塘潮詩詞的數量最多，最值得注意，故以之為系列研究之首篇。浙江第一大河錢塘江在杭州灣注入東海，杭州灣面積兩千多平方公里，外形像一隻喇叭，出口極寬廣，最寬處達一百公里，越往裡面越狹窄，最窄處僅三公里，相差極大。加上杭州灣河床高低起伏不平坦，海潮上漲時，從海門快速湧入，衝向海灣，衝向江口。然因河面寬度和河床深度產生劇變，水流受束縛，前浪受阻，後浪向前擠，一波疊一波，洶湧澎湃，怒濤排壑，白浪滔天，這就是舉世聞名的錢塘潮。¹錢塘潮是大自然的傑作，是天下奇觀，自古以來即膾炙人口，「浙江秋濤」號稱是錢塘八景之一，宋·范仲淹〈和運使舍人觀潮〉譽稱：「何處潮偏盛，錢唐無與儔。」²宋·周密《武林舊事·觀潮》亦歎說：「浙江之潮，天下之偉觀也。」³蘇軾宦遊四方，足跡遍天下，然自稱「緣在東南」，⁴與杭州最有緣。蘇軾於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

¹ 關於錢塘潮形成的原因，單樹模主編，《中國名山大川辭典·錢塘潮》有簡要的記載可供參考：「錢塘江潮是世界著名大潮之一。湧潮來臨時，潮頭陡立似牆，白浪滔天；奔騰咆哮如雷鳴，轟然而過。『浙江秋濤』不僅是舊錢塘八景之一，也被譽為『天下奇觀』。潮湧的形成與地形密切相關。錢塘江和杭州灣平面上均呈喇叭形，寬度自灣口向裡急縮，灣口寬達 100km，至澉浦水面寬 20km，至鹽官附近江道僅約 3km。潮水上溯時，水體受急劇的約束，潮差增大，平均潮差約 5m，最大潮差達 8.9m。同時，錢塘江河口縱剖面性質獨特。杭州灣內河床平坦，從乍浦以上開始抬升，至倉前附近達到頂點，再向上為倒坡。從聞家堰到乍浦長 130km，為一龐大的沙坎隆起，乍浦以上河床迅速抬高，海潮倒灌，形成潮湧。潮湧以海寧附近最大，一般潮頭高度 1-2m，最大高度達 3.7m，以農曆八月十八日之秋潮最為壯觀。錢塘江歷史悠久，今觀潮勝地為海寧縣鹽官鎮。」（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2 年 12 月，1 版 1 刷），頁 1178。本文徵引之書，首次見文時，詳註朝代、作者、書名、冊數、頁數、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月、版次，以便覆覈；再引用時，僅註明書名、冊數、頁數，以省篇幅。為統一體例，出版年月一律以西元紀年標記。中國歷史紀年，首次見文時，標明西元紀年，再出現時則省略。

² 宋·范仲淹〈和運使舍人觀潮〉其一，見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冊 3（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年 8 月，1 版 1 刷），頁 1907。

³ 見宋·孟元老等撰，《東京夢華錄（外四種）》（台北：大立出版社，1980 年 10 月，未著版次），頁 381。

⁴ 蘇軾〈與惟照〉云：「然某緣在東南，終當會合，願君志之，未易盡言也。」見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蘇軾佚文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 4 月，1 版 2 刷），冊 6，頁 2532。

通判杭州，到了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又出守杭州，總計在杭州四年又六個月。⁵蘇軾在杭州常前往觀賞錢塘潮，所謂「錢塘風景古今奇，太守例能詩。」⁶「橫風吹雨入樓斜，壯觀應須好句誇。」⁷蘇軾目睹如千軍萬馬奔騰而來的潮峰，耳聞如震天霹靂響徹雲霄的濤聲，情感激盪，思如潮湧，揮毫賦詩，將海潮、心濤盡化成筆底波瀾，留下了不少美好的篇章，不僅彰顯了錢塘潮的雄奇美景，為錢塘潮增添光彩，也為蘇軾在杭州留下最好的紀念。本文以蘇軾錢塘潮詩詞為研究主體，以古今相關資料作輔證，分「錢塘潮的奇景與觀潮、弄潮的習俗」、「錢塘潮的傳說與禍害」、「觀賞錢塘潮的感歎」等三個主題詳加析論，希望使蘇軾與錢塘潮的情緣及相關作品的情感意涵、藝術成就有一個完整具體的呈現。此外，蘇軾〈八聲甘州·寄參寥子〉由錢塘潮之潮起潮落生發無限感觸，是蘇軾詞中的名篇，傳誦千年，然其寫作時間與作意卻頗有爭論，伯元師研究蘇軾多年，體大思精，博觀約取，厚積薄發，特作「〈八聲甘州·寄參寥子〉釋論」一節，探蹟索隱，尋幽入微，足以發明蘇軾詞心，為讀者解惑釋疑，為本文生色不少，謹此致謝。

二、錢塘潮的奇景與觀潮、弄潮的習俗

宋神宗熙寧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蘇軾到杭州通判任。熙寧五年（1072）八月初，蘇軾入試院中和堂監考貢舉，登望海樓，觀賞錢塘潮，作〈望海樓晚景五絕〉云：

海上濤頭一線來，樓前指顧雪成堆。從今潮上君須上，更看銀山二十回。

8

⁵ 蘇軾於宋神宗熙寧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杭州任通判，於熙寧七年九月去職。於宋哲宗元祐四年七月三日至杭州任太守，於元祐六年九月去職。總計在杭州四年又六個月。

⁶ 蘇軾〈訴衷情·送述古，迓元素〉，見宋·蘇軾撰，石聲淮、唐玲玲箋注，《東坡樂府編年箋注》（台北：華正書局，1993年8月，初版），頁3。

⁷ 〈望海樓晚景五絕〉其二，見宋·蘇軾撰，清·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10月，1版2刷），冊2，頁369。

⁸ 〈望海樓晚景五絕〉其一，見《蘇軾詩集》，冊2，頁369。

蘇軾〈與范夢得〉云：「某旬日來，被差本州監試，得閑二十餘日。日在中和堂、望海樓閑坐，漸覺快適，有詩數首寄去，以發一笑。」⁹這就是本詩的寫作背景。望海樓，在西湖南邊鳳凰山半腰，即中和堂的東樓，樓高十丈，能觀賞錢塘海潮，故又名望潮樓。宋·樂史《太平寰宇記·江南東道·杭州·錢塘縣》載：「望潮樓高十丈，在縣南一十三里，唐（高祖）武德七年（624）置。」¹⁰今日的觀潮勝地是海寧縣鹽官鎮，海潮至杭州已是強弩之末；然古今地形變遷，錢塘江在宋代的江道走向與地理方位與現在不同，當時最好的觀潮處是在今杭州市區南邊廟子頭到六和塔一帶，因此蘇軾可在望海樓上觀賞錢塘潮。錢塘潮剛形成時，潮頭像一根白線風馳電掣飛奔而來，這就是蘇軾所說的「海上濤頭一線來」。海潮進入杭州灣後，潮頭越來越大，越來越高，白線變成橫江白練，然後潮頭陡然湧起，好像千萬座雪山、冰峰飛奔而來，噴珠濺玉，浪花遮天，排山倒海，聲若雷霆，震撼天地，氣勢之磅礴雄偉，無與倫比。前人喜歡以雪花比喻錢塘潮的浪花，如「驚濤來似雪」，¹¹「怒雪驅寒氣」，¹²「晴雪噴山雷鼓聲」，¹³「素練橫斜雪滿頭」，¹⁴這些都可和蘇軾「樓前指顧雪成堆」參看。等到潮頭捲過，拖著一排排的長浪，退向遠方海面，或「雨過潮平江海碧」，¹⁵或「片水無痕浸碧天」，¹⁶江面恢復了平靜，直到下次潮頭的到來。錢塘潮但從剛開始的「海上濤頭一線」，到最後的「樓前雪成堆」，其間的變化過程，宋·周密《武林舊事·觀潮》曾有所描繪：

⁹ 〈與范夢得〉之一，見《蘇軾文集》，冊4，頁1700。

¹⁰ 見宋·樂史撰，《太平寰宇記》（台北：文海出版社，未著出版年月與版次），冊1，頁702。

¹¹ 〈與顏錢塘登樟亭望潮作〉，見唐·孟浩然撰，李懷福、李延夫主編，《孟浩然詩集評注》（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6月，1版1刷），頁251。

¹² 〈杭州觀潮〉，見唐·姚合撰，劉衍校考，《姚合詩集校考》（長沙：岳麓書社出版社，1997年5月，1版1刷），頁96。

¹³ 唐·朱慶餘〈觀濤〉，見清聖祖敕編，《全唐詩》（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12月，未著版次），冊8，頁5894。

¹⁴ 〈月下觀潮〉其二，見宋·陳師道撰，《後山居士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6月，1版1刷），冊上，卷2，頁19。

¹⁵ 〈望海樓晚景五絕〉其二，見《蘇軾詩集》，冊2，頁369。

¹⁶ 〈秋江寫望〉，見宋·林逋撰，沈幼征校注，《林和靖詩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1版2刷），頁144。

方其遠出海門，僅如銀線，既而漸近，則玉城雪嶺，際天而來，大聲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勢極雄豪。楊誠齋詩云：「海湧銀為郭，江橫玉繫腰」者是也。¹⁷

明·張岱〈白洋潮〉亦云：

立塘上。見潮頭一線，從海寧而來，直奔塘上。稍近，則隱隱露白，如驅千百群小鵝，擘翼驚飛。漸近，噴沫冰花蹴起，如百萬雪獅蔽江而下，怒雷奔之，萬首簇簇，無敢後先。再近，則颶風逼之，勢欲拍岸而上。看者辟易，走避塘下。潮到塘，盡力一礮，水擊射，濺起數丈，著面皆濕。旋卷而右，龜山一擋，轟怒非常，炮碎龍湫，半空雪舞，看之驚眩。坐半日，顏始定。¹⁸

海潮前進的速度約是每秒十公尺，雖然速度很快，但從開始到結束，總需要一段時間；蘇軾此詩卻省略海潮由小而大的過程，縮減海潮由遠方海面到達眼前的時間，直接用「指顧」二字，將遠方海面的一線潮頭瞬間化作望海樓前的千堆白雪，手法極誇張，效果極強烈。彷彿望海樓的遊客還在眺望遠方的海潮，還在那邊指指點點，東張西望，浩大迅猛的潮頭一下子就呼嘯飛奔到眼前來了，不但讓遊客們驚愕不已，也讓讀者神往不已，如聞其聲，如臨其境。蘇軾此詩前半寫景，後半轉向抒情：「從今潮上君須上，更看銀山二十回。」錢塘潮如此壯觀，令蘇軾嘆為觀止，他要大家珍惜這大自然奇景，從今天以後，每當漲潮時，大家一定都要登上望海樓，好好地再看它個二十回才過癮。於此，「君」不僅包括蘇軾自己，包括那些在望海樓監考貢舉的試官，也包括眾多的讀者。蘇軾以「銀山」——用白銀做成的山，形容錢塘潮所激起的浪花高聳千仞、雪白如銀，比喻很形象，很具體。日後，蘇軾作〈送劉寺丞赴餘姚〉云：「銀山動地君不看」，¹⁹宋·米芾

¹⁷ 見《東京夢華錄（外四種）》，頁381。

¹⁸ 見明·張岱撰，屠友祥校注，《陶庵夢憶》（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11月，1版1刷），頁79。

¹⁹ 〈送劉寺丞赴餘姚〉，見《蘇軾詩集》，冊3，頁953。

作〈紹聖二年八月十八日觀潮於浙江亭書〉云：「地擁銀山萬馬奔」，²⁰都是以雪白高峻的銀山比喻錢塘潮，可參看。所謂「更看銀山二十回」，「二十回」有的版本作「十二回」，²¹何者為佳？大陸學者張福慶論說：

此詩最後的「十二回」三字，有的本子作「二十回」，對於究竟應該使用哪種寫法，過去的解釋似乎都不夠充分。例如有的本子說：用「二十回」是「極言其多」，可是用三十回、四十回，豈不是更見其多嗎？為什麼偏用「二十回」呢？也有的本子說：「當以十二回為佳」，但「佳」在何處，卻沒有作出說明，因而難以令人信服。我們認為，詩中的「十二」應是一個實指的數字，即指一年中的十二個月，「銀山十二回」，即是指每個月一次的觀潮。由於太陽、月亮與地球同在一條直線上形成的引潮力的作用，錢塘江每個月望日後的兩三天都有一次較大的海潮，只不過沒有八月十八日的秋潮那樣壯觀、那樣舉世聞名罷了。「更看銀山十二回」，實際上是說，每個月的潮景都不可放過，而尤其是等到明年的八月十八日，再重睹一次奇偉壯觀的大潮，才算是了卻了心願。這就把作者那種急切、渴望的心情，更充分地表現出來。我們覺得，這樣去理解，較之其他的解釋，也許更為實在一些吧！²²

張氏所言未確！當時蘇軾負責貢舉的試務，「得閑二十餘日，日在中和堂、望海樓閑坐。」在這二十多天的日子裡，蘇軾提醒自己每天都要到望海樓來觀潮，故稱「更看銀山二十回」。錢塘潮讓人流連忘返，百看不厭，最好日日月月、生生世世都能朝夕相對，才能心滿意足，沒有遺憾。蘇軾這種心情，正是唐·徐凝〈觀浙江濤〉所說的：「錢塘郭裡看潮人，直至白頭看不足。」

²⁰ 宋·米芾〈紹聖二年八月十八日觀潮於浙江亭書〉，見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冊18（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3月，1版1刷），頁12250。

²¹ 見《蘇軾詩集·卷八校勘記》，冊2，頁369。

²² 見張福慶撰，《蘇軾詩詞名篇詳析·望海樓晚景（選一）》（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12月，1版1刷），頁44。

²³所不同的是，蘇軾以具體的數字，表達自己對錢塘潮的熱愛，化無形為有形，情深意厚，使詩篇更具藝術感染力，使讀者對錢塘潮的奇景更加憧憬，更加嚮往。大陸學者伍峰、李研塵《蘇東坡詩詞精華》譽說：

歷來吟頌錢塘江潮的詩文佳作不少，而蘇軾僅用寥寥二十八字，高度藝術地將錢塘江潮壯觀的景色展現在人前。詩中描寫潮起如細線，潮至如堆雪，潮湧如銀山，寫江潮的遠觀、近觀、樓下觀、樓上觀，以及觀潮人的指點顧盼等，巨細賅備。人讀是詩，如聞其聲，如臨其境。²⁴

蘇軾離開杭州後，對錢塘潮依然印象深刻，念念不忘。宋哲宗紹聖元年（1094）九月，五十九歲的蘇軾赴惠州貶所，在廣州觀日出奇景，作〈浴日亭〉云：「坐看暘谷浮金暈，遙想錢塘湧雪山。」²⁵當時，蘇軾坐在浴日亭上觀賞清晨日出的美景，望見天空浮起了一片金黃色的光輝，可是在他的心中，卻遙想起杭州那洶湧奔騰、巨如雪山的錢塘潮，蘇軾對錢塘潮的壯觀奇景可謂情有獨鍾。

海水受日、月引力，一天早晚漲落兩次，錢塘潮當然也不例外，早潮晚汐，一日兩次漲潮，故前人云：「驚濤日夜兩翻覆」、²⁶「曉去夕還過」、²⁷「朝暮來去何日了」。²⁸雖然錢塘潮每年、每月、每天都有，可是中秋節前後，太陽、月亮、地球剛好在一條直線上，對海水的引力特別大，錢塘潮也最巨大，最壯觀，看潮的人也最多，杭州人也習慣在八月十五日到十八日舉行觀潮的盛會。這種習俗由來已久，如漢·枚乘〈七發〉載：

²³ 唐·徐凝〈觀浙江濤〉，見《全唐詩》，冊7，頁5377。

²⁴ 見伍峰、李研塵撰，《蘇東坡詩詞精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1版1刷），頁18-19。

²⁵ 〈浴日亭〉，見《蘇軾詩集》，冊6，頁2068。

²⁶ 唐·徐凝〈觀浙江濤〉，見《全唐詩》，冊7，頁5377。

²⁷ 唐·朱慶餘〈看濤〉，見《全唐詩》，冊8，頁5783。

²⁸ 宋·陳師道〈十八日觀潮〉其四，見《後山居士文集》，冊上，卷2，頁15。

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愜然足以駭矣。²⁹

南朝宋·金道真《錢塘縣記》載：

浙江常以二月起潮，湧激高數丈，訇隱若雷，八月十八日最大，風俗士女競觀之。³⁰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江南道·杭州·錢塘縣》載：

江濤，每日晝夜再上，常以月十日、二十五日最小，三日、十八日極大。小則水漸漲，不過數尺，大則濤湧高數丈。每年八月十八日，數百里士女共觀。³¹

從宋朝以至於民國，這種習俗歷久不衰，更加盛行，³²今日民間還留有「八月十五觀大潮——一浪高過一浪」³³的歇後語。蘇軾描寫觀賞錢塘潮的詩詞，絕大部分都集中在八月十五日到十八日之間。

²⁹ 見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輯校，《全漢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4月，1版1刷），頁19。也有人認為，枚乘這段文字是在描寫古代長江口的「廣陵濤」，而非描寫錢塘潮。

³⁰ 南朝宋·金道真《錢塘縣記》久已亡佚，宋·施元之、施宿、顧禧《註東坡先生詩》徵引自宋·李宗鄂於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纂修的《祥符杭州圖經》。見宋·施元之、施宿、顧禧合注，鄭師因百、嚴一萍編校，《增補足本施顧註蘇詩》（台北：藝文印書館，1980年5月，初版），冊2，卷5，頁16。

³¹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江南道·杭州·錢塘縣》，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468（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7月，初版），頁439。《錢塘候潮圖》亦載：「八月十八日，獨大常潮，遠觀數百里，若素練橫江，稍近，見潮頭高數丈，捲雲湧雪，混混屯屯，聲如雷鼓，猶不足以形容之。」見清·馮應榴輯訂，《蘇文忠公詩合註》（京都：中文出版社，1982年3月，再版），頁227。

³² 如陳恨石〈曲江觀潮記〉云：「浙潮為天下大觀，俗以八月十八日為海神誕，潮汐尤巨，遐邇觀者踵趾相接。自滬杭通車，交通便利，於是有專車看潮之舉。至者若蟻聚蜂屯，沿海塘幾無隙地，較之曩者，繁盛殆益百倍，所謂若積薪然後來居上矣。」見曹文趣等選注，《西湖遊記》（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5月，2版2刷），頁282。

蘇軾於去年十一月到任，此時已過了觀賞錢塘潮的最佳時機。到了熙寧五年八月，蘇軾好不容易有機會觀賞八月十八錢塘潮，可是卻被關在中和堂主持貢舉考試。宋·吳自牧《夢梁錄·解闈》載：「三年一次。八月十五日，放貢舉應試，諸州郡縣及各路運司，並于此日放試。」³⁴本來，依往例，宋朝的貢舉考試都在八月十五日放榜，可是今年杭州卻因故耽擱，一直到中秋節還無法結束閱卷的工作，令蘇軾焦急不已，作〈催試官考較戲作〉云：

八月十五夜，月色隨處好。不擇茅簷與市樓，況我官居似蓬島。鳳味堂前野橘香，劍潭橋畔秋荷老。八月十八潮，壯觀天下無。鯤鵬水擊三千里，組練長驅十萬夫。紅旗青蓋互明滅，黑沙白浪相吞屠。人生會合古難必，此景此行那兩得。願君聞此添蠟燭，門外白袍如立鵠。³⁵

結句「門外白袍如立鵠」，指站在試院外等待放榜的考生。宋朝有官職者穿黑袍，無官職者穿白袍，³⁶故蘇軾以「白袍」稱呼那些還未中舉的考生。本來，怕耽擱放榜的日期，怕眾多考生焦慮等待，才是蘇軾作此詩的本意；有趣的是，蘇軾卻以觀賞八月十八錢塘潮激勵、誘惑試官同仁秉燭閱卷：「八月十八潮，壯觀天下無。鯤鵬水擊三千里，組練長驅十萬夫。紅旗青蓋互明滅，黑沙白浪相吞屠。」蘇軾說八月十八錢塘潮，就像傳說中大鵬鳥的翅膀拍擊在水面上，激起了三千里長的波濤；又好像十萬個精銳的武裝部隊不停地向前奔馳，氣勢威猛，撼動人心。錢塘潮向前翻滾，大浪淘沙，不斷地捲起沉積在江底的黑色泥沙，但隨即被巨大

³³ 見宋洪飛、王金永、周瑞林編著，《俗語諺語歇後語選粹》（北京：同心出版社，1997年11月，1版2刷），頁145。

³⁴ 見宋·吳自牧撰，《夢梁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1版1刷），頁27。

³⁵ 〈催試官考較戲作〉，見《蘇軾詩集》，冊2，頁376-377。

³⁶ 宋·王楙撰，誠剛點校，《燕翼詒謀錄》載：「國初仍唐舊制，有官者服皂袍，無官者白袍，庶人布袍，而紫惟施於朝服，非朝服而用紫者，有禁。」（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12月，1版1刷），頁8。宋·楊億口述，宋·黃鑑筆錄，宋·宋庠整理，李裕民輯校，《楊文公談苑·兩制作詩賦》亦載：「晉開運中，詔兩制各作詩賦一篇，付禮部，為考試之目。李憚獨曰：『憚識字有數，因人成事，使令衣白袍入貢部，下第必矣，胡能作文章，為世楷模？』終不肯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1版1刷），頁27。

的雪白浪花覆蓋住，前人云：「卷起沙堆似雪推」，³⁷「一泊沙來一泊去，一重浪滅一重生。」³⁸「疋練縈回出海門，黃泥先變碧波渾。」³⁹這些都可與蘇軾「黑沙白浪相吞屠」參看。八月十八錢塘潮除了景物雄奇之外，還有人在表演弄潮的特技。只見泳技超絕的弄潮人，披髮紋身，手裡拿著五顏六色的旗子、小傘，竿上繫著彩色繽紛的緞帶，逆著潮水，衝向潮頭，在浪花中忽明忽滅，忽隱忽現，踏浪翻濤，騰躍百變，姿態萬千，變化無窮，卻始終讓旗子不被浪花打濕！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江南道·杭州·錢塘縣》載：

舟人漁子泝潮觸浪，謂之弄濤。⁴⁰

宋·吳自牧《夢粱錄·觀潮》載：

杭人有一等無賴不惜性命之徒，以大彩旗，或小清涼傘、紅綠小傘兒，各繫繡色緞子滿竿，伺潮出海門，百十為群，執旗泗水上，以迓子胥。弄潮之戲，或有手腳執五小旗浮潮頭而戲弄。⁴¹

宋·周密《武林舊事·觀潮》載：

吳兒善泗者數百，皆披髮文身，手持十幅大綵旗，爭先鼓勇，泝迎而上，出沒於鯨波萬仞中，騰身百變，而旗尾略不沾濕，以此誇能。而豪民貴宦，

³⁷ 〈浪淘沙詞九首〉其七，見唐·劉禹錫撰，張蛻園箋證，《劉禹錫集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2月，1版1刷），冊中，頁864。

³⁸ 〈浪淘沙詞六首〉其一，見唐·白居易撰，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1版1刷），冊4，頁2169。

³⁹ 〈泝潮二首〉其二，見宋·蘇轍撰，曾棗莊、馬德富校點，《欒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1版1刷），冊上，頁333。

⁴⁰ 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468，頁439。

⁴¹ 見《夢粱錄》，頁28-29。

爭賞綵銀。江干上下十餘里間，珠翠羅綺溢目，車馬塞途，飲食百物皆倍
 穹常時，而僦賃看幕，雖席地不容間也。⁴²

由於八月十八錢塘潮是如此壯觀，弄潮的表演又是驚險萬端，極耳目
 視聽之娛，所以蘇軾以此激勵試官同仁加快閱卷的速度，以免錯失觀
 賞的機會。日後，到了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五月，蘇軾任湖州知
 州，作〈送劉寺丞赴餘姚〉云：「明朝開鎖放觀潮，豪氣正與潮爭怒。」⁴³劉寺
 丞即劉摠，字行甫，是熙寧五年八月與蘇軾在中和堂監考貢舉的試官之一。事隔
 七年多，蘇軾對當日與劉摠在中和堂望海樓監試、閱卷、觀賞八月十八錢塘潮的
 情景依然歷歷在目，回味不已。

在蘇軾鼓勵之下，試官們不分日夜批閱試卷，分別等第，最後終於在八月十
 七日放榜了。蘇軾此次主持杭州貢舉考試，晝夜不休，頭昏眼花，非常辛苦，歎
 稱：「眼昏燭暗細行斜」、「秋花不見眼花紅」。⁴⁴令蘇軾安慰的是：「考閱精
 強外已誇」，⁴⁵因試官閱卷用心，考校精確，眼光銳利，普遍獲得外界的好評。
 不過，在試場裡過了十幾天忙碌枯燥的日子，蘇軾最開心的是，終於可以觀賞嚮
 往已久的八月十八錢塘潮了，作〈八月十七日，復登望海樓，自和前篇，是日榜
 出，余與試官兩人復留五首〉云：

天台桂子為誰香，倦聽空階點夜涼。賴有明朝看潮在，萬人空巷鬥新粧。

46

所謂「試官兩人」，前述劉摠即其中之一。每年八月十八日，杭州人扶老攜幼，
 萬人空巷，前往觀潮，宋·吳自牧《夢粱錄·觀潮》載：「每歲八月內，怒潮勝

⁴² 宋·周密《武林舊事·觀潮》，見《東京夢華錄（外四種）》，頁382。

⁴³ 〈送劉寺丞赴餘姚〉，見《蘇軾詩集》，冊3，頁953。

⁴⁴ 〈八月十七日，復登望海樓，自和前篇，是日榜出，余與試官兩人復留五首〉其二、五，見
 《蘇軾詩集》，冊2，頁378、379。

⁴⁵ 同上，其二，見《蘇軾詩集》，冊2，頁378。

⁴⁶ 同上，其四，見《蘇軾詩集》，冊2，頁379。

於常時，都人自十一日起，便有觀者，至十六、十八日傾城而出，車馬紛紛，十八日最為繁盛，二十日則稍稀矣。」⁴⁷連平時足不出戶的名媛閨秀，此日也刻意打扮，盛妝赴會，珠翠滿目，羅綺爭豔，彩繡照紅。這種萬頭攢動的情景，曾深烙在宋·潘閔的心中，事隔久遠，依然無法忘懷，作〈酒泉子〉回憶說：「長憶觀潮，滿郭人爭江上望。來疑滄海盡成空。萬面鼓聲中。」⁴⁸蘇軾認為只有這種萬人觀潮的熱鬧盛會才能消解自己在試院的枯寂無聊。

次日，蘇軾終於得償夙願，觀賞到了期待已久的八月十八錢塘潮，「一年壯觀盡今朝」，⁴⁹作〈南歌子·八月十八日觀潮〉云：

海上乘槎侶，仙人萼綠華。飛昇元不用丹砂。住在潮頭來處、渺天涯。雷
輓夫差國，雲翻海若家。坐中安得弄琴牙。寫取餘聲歸向、水仙誇。⁵⁰

錢塘潮到來時，江翻海沸，天掀地揭；錢塘潮退去時，無影無蹤，邈不可尋。錢塘潮不知來自何方，不知歸去何處，蘇軾由此聯想到仙人萼綠華，⁵¹以及乘坐木筏從海上直達天河的傳說。⁵²蘇軾認為這些神奇的人物都住在渺茫遙遠的天涯海

⁴⁷ 見《夢梁錄》，頁 27-28。

⁴⁸ 宋·潘閔〈酒泉子〉其十，見唐圭璋編，《全宋詞》（台北：洪氏出版社，1981 年 4 月，再版），冊 1，頁 6。

⁴⁹ 〈十八日觀潮〉其一，見《後山居士文集》，冊上，卷 2，頁 15。

⁵⁰ 見《東坡樂府編年箋注》，頁 7。

⁵¹ 關於萼綠華的奇特事蹟，《太平廣記》引《真誥》載：「萼綠華者，女仙也。年可二十許，上下青衣，顏色絕整。以晉穆帝升平三年己未十一月十日夜降於羊權家。自云是南山人，不知何仙也。自此一月輒六過其家。權字道學，即晉簡文黃門郎羊欣祖也。權及欣，皆潛修道要，耽玄味真。綠華云：『我本姓揚。』又云是九嶷山中得道羅郁也。宿命時，曾為其師母毒殺乳婦玄洲。以先罪未滅，故暫謫降臭濁，以償其過。贈權詩一篇，并火浣布手巾一，金玉條脫各一枚。條脫似指環而大，異常精好。謂權曰：『慎勿泄我下降之事，泄之則彼此獲罪。』因曰：『修道之士，視錦繡如弊帛，視爵位如過客，視金玉如礫石。無思無慮，無事無為。行人所不能行，學人所不能學，勤人所不能勤，何者？世人行嗜欲，我行介獨；世人行俗務，我學恬淡；世人勤聲利，我勤內行；世人得老死，我得長生。故我行之已九百歲矣。』授權屍解藥，亦隱景化形而去，今在湘東山中。」見宋·李昉等撰，高光、王小克、汪洋等主編，《文白對照全譯太平廣記》（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 年 6 月，1 版 1 刷），冊 1，頁 729。

⁵² 關於「海上乘槎」的傳說，晉·張華《博物志》載：「舊說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查上，多齎糧，乘槎而去。十餘日

角，也就是錢塘潮的源頭，不必煉丹服食就可羽化升仙，這是蘇軾面對神奇莫測的錢塘潮所產生的一種綺思遐想。八月十八錢塘潮咆哮怒吼，如千軍吶喊，萬馬奔騰，震耳欲聾，古人最喜歡以雷聲喻濤聲，如「百里聞雷震」、⁵³「狂雷散大音」、⁵⁴「海面雷霆聚」；⁵⁵蘇軾也不例外，〈次韻詹適宣德小飲巽亭〉曾云：「濤雷殷白晝」，⁵⁶此時作〈南歌子〉又云：「雷輓夫差國」，說濤聲好像雷神的車輪在吳王夫差的國土裡滾動。「雷輓」，此處形容濤聲如雷，震耳欲聾，這是蘇軾形容巨大聲響的習慣用語，在其詩詞中屢見不鮮，如〈古纏頭曲〉云：「轉關濩索動有神，雷輓空堂戰窗牖。」⁵⁷〈虞美人〉又云：「七歲文姬小。試教彈作輓雷聲。應有開元遺老、淚縱橫。」⁵⁸「輓雷」，即「雷輓」，因〈虞美人〉此句詞調為仄平平仄仄平仄，故將「雷輓」變文為「輓雷」。杭州曾是吳王夫差所統轄的國土，故蘇軾稱為「夫差國」。「若」是海神名，蘇軾以「海若家」喻指錢塘潮所來自的東海。八月十八錢塘潮翻江倒海，激起了許多雪白的浪花，好像朵朵白雲在海面上翻騰，故蘇軾喻之為「雲翻海若家」，前人亦云：「萬疊雲纔起，千尋練不收。」「堂堂雲陣合，吃吃雪山行。」⁵⁹「天排雲陣千家吼」，⁶⁰可參看。聽濤，對古人來說是一種很風雅的事情，蘇軾尤其喜歡錢塘潮的濤聲，不久前作〈監試呈諸試官〉曾云：「聊欲廢書眠，秋濤春午枕。」⁶¹此際，蘇軾聆聽八月十八錢塘潮的美妙天籟，恨不得在座有知音識樂者能把它化成悅耳動聽

中，猶觀星月日辰，自後茫茫忽忽，亦不覺晝夜。去十餘日，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說來意，并數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見祝鴻杰譯注，《博物志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1版1刷），頁229。

⁵³ 唐·孟浩然〈與顏錢塘登樟望亭望潮作〉，見《孟浩然詩集評注》，頁251。

⁵⁴ 唐·姚合〈杭州觀潮〉，見《姚合詩集校考》，頁96。

⁵⁵ 宋·范仲淹〈和運使舍人觀潮〉其二，見《全宋詩》，冊3，頁1908。

⁵⁶ 〈次韻詹適宣德小飲巽亭〉，見《蘇軾詩集》，冊5，頁1661。

⁵⁷ 〈古纏頭曲〉，見《蘇軾詩集》，冊2，頁536。

⁵⁸ 〈虞美人〉，見《東坡樂府編年箋注》，頁501。蘇軾此詞，此書未編年，其寫作時間當是宋哲宗紹聖四年二月，寫作地點是嶺南惠州白鶴峰新居。參見劉昭明撰，〈蘇軾虞美人詞考索〉，《國立編譯館館刊》，22卷1期，頁203-220。

⁵⁹ 宋·范仲淹〈和運使舍人觀潮〉其一、二，見《全宋詩》，冊3，頁1907、1908。

⁶⁰ 宋·米芾〈紹聖二年八月十八日觀潮於浙江亭書〉，見《全宋詩》，冊18，頁1225。

⁶¹ 見《蘇軾詩集》，冊2，頁366。

的音符。伯牙善彈琴，故蘇軾稱之為「弄琴牙」。傳說，伯牙在蓬萊山受水仙啟發，創作美妙絕倫的琴曲〈水仙操〉。蘇軾認為若能把八月十八錢塘潮的濤聲譜成樂曲，必將勝過〈水仙操〉，這是蘇軾對錢塘潮濤聲的頌美。

一年後，到了熙寧六年（1073）八月十五日，蘇軾與杭州知州陳襄一起觀賞錢塘潮，在安濟亭上題〈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絕〉云：

定知玉兔十分圓，已作霜風九月寒。寄語重門休上鎖，夜潮留向月中看。

（其一）

萬人鼓譟懾吳儂，猶是浮江老阿童。欲識潮頭高幾許，越山渾在浪花中。

（其二）⁶²

前詩首句點時令是中秋節，此時圓月當空，明亮的月光灑滿大地，雖然秋風飄拂，微有寒意，卻是觀賞錢塘潮的好日子。本來，為了治安上的考量，杭州城門到深夜一定要關閉起來。可是，今夜，面對此情此景，蘇軾請人傳話，希望今夜杭州城門不要關閉上鎖，讓大家可以美麗月光下，通宵徹夜，盡情觀賞八月十五錢塘潮。同樣地，蘇軾也衷心希望九重天門今晚不要關門上鎖，好讓天上的神仙能從月中觀賞此人間奇景，這是蘇軾對錢塘潮的禮讚。清·紀昀評說：「題目既大，非大篇不足以寫之，只作五絕，未免草草。」⁶³然清·復清灑。」⁶⁴以此詩驗之，信然。後詩的「老阿童」，是蘇軾對王濬的暱稱，在人名之前加上一個「老」字，是蘇軾的寫作習慣。⁶⁵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小名阿童的益州刺史王濬

⁶² 〈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絕〉其一、二，見《蘇軾詩集》，冊2，頁484。

⁶³ 見清·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臺北：宏業書局，1969年6月，未著版次），頁244。

⁶⁴ 見清·趙克宜纂輯，《角山樓蘇詩評註彙鈔》（台北：新興書局，1967年9月，新1版），冊1，頁372。

⁶⁵ 宋·洪邁《容齋隨筆·容齋三筆·東坡詩用老字》載：「東坡賦詩，用人姓名，多以老字成句。如〈壽州龍潭〉云：『觀魚并記老莊周』，〈病不赴會〉云：『空對親春老孟光』，〈看潮〉云：『猶似浮江老阿童』，〈贈黃山人〉云：『說禪長笑老浮屠』，〈元長老衲裙〉云：『乞與佯狂老萬回』，〈東軒〉云：『掛冠知有老蕭郎』，〈侍立邇英〉云：『定是香山老居士』，〈贈李道士〉云：『知是香山老居士』，〈蒜山亭〉云：『奇逸多聞老敬通』，〈汶公東堂〉云：『一帖空存老遂良』，〈次韻韶守〉云：『華髮蕭蕭老遂良』，〈遊羅浮〉云：『還須略報老同叔』，〈贈辯才〉云：『中有老法師』，〈寄子由〉云：『青山老同事』，

率領大軍，乘戰船順流而下，生擒吳末帝孫皓，一舉消滅吳國。蘇軾說八月十五錢塘潮巨浪接天，雲屯霧集，簇擁著千堆白雪，萬斛瓊玉，把兩岸的青山全都籠罩在浪花下，其氣勢就像王濬所率領的千軍萬馬，擂鼓喧譁，威震天地，驚心動魄，所謂「千椎擊鼓萬人呼，一抹濤頭百尺餘。」⁶⁶正可參看。蘇軾此詩以古代著名戰役形容八月十五錢塘潮，賦予錢塘潮具體的生命，氣象開闊，情感奔放，筆力千鈞。前人云：「頭高數丈觸山回」，⁶⁷「跳沫山皆濕」，⁶⁸「眼看白浪覆青山」，⁶⁹這些都是描寫錢塘潮浪高如山的佳句，但都不如蘇軾此詩生動傳神。

除了〈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絕〉之外，當日蘇軾又作〈瑞鷓鴣·觀潮〉，此詞專寫弄潮人：

碧山影裡小紅旗。儂是江南蹋浪兒。拍手欲嘲山簡醉，齊聲爭唱浪婆詞。
西興渡口帆初落，漁浦山頭日未曛。儂欲送潮歌底曲，尊前還唱使君詩。⁷⁰

兩岸青山倒影在江面上，錢塘潮一波一波地衝過來，弄潮人迎向潮頭，手裡揮舞著小紅旗，在浪峰波谷中載沉載浮，在鯨波萬仞中忽出忽沒，青山、白浪、紅旗相互輝映，既驚險萬分，又美麗動人；既讓人心驚膽戰，又讓人鼓掌喝彩！宋·潘閔〈酒泉子〉云：「弄濤兒向濤頭立。手把紅旗旗不濕。別來幾向夢中看，夢

〈贈眼醫〉云：『妄言老尊宿』、『妙高臺中老比丘』，〈謝惠酒〉云：『青州老從事』，〈謝餉魚〉云：『誰似老方朔』，〈贈吳子野扇〉云：『得之老月師』，〈次韻李端叔〉云：『此是老牛馱』。是皆以為助語，非真謂其老也。大抵七言則於第五字用之，五言則於第三字用之。若其他錯出，如『再說走老瞞』，『故人餘老龐』，『老滯宮粧傳父祖』，『便腹從人笑老韶』，『老可能為竹寫真』，『不知老矣幾時歸』之類，接隨語勢而然。白樂天云：『每被老元偷格律』，蓋亦有自來矣。」（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1版2刷），冊下，卷6，頁4。

⁶⁶ 宋·陳師道〈十八日觀潮〉其三，見《後山居士文集》，冊上，卷2，頁15。

⁶⁷ 唐·劉禹錫〈浪淘沙〉，見《劉禹錫集箋證》，冊中，頁864。

⁶⁸ 唐·姚合〈杭州觀潮〉，見《姚合詩集校考》，頁96。

⁶⁹ 宋·陳師道〈十八日觀潮〉其二，見《後山居士文集》，冊上，卷2，頁15。

⁷⁰ 〈瑞鷓鴣·觀潮〉，見《東坡樂府編年箋注》，頁13。

覺尚心寒。」⁷¹宋·范仲淹〈和運使舍人觀潮〉云：「北客觀猶懼，吳兒弄弗憂。」⁷²這些都是對弄潮人技藝的稱美。蘇軾所說的「蹋浪兒」，即弄潮人，他們對自己的泳技充滿了自信，對自己所從事的表演更覺得驕傲，宋朝有一位錢塘軍人作〈弄潮詩〉云：「弄罷江潮晚入城，紅旗颭颭白旗輕。不因會喫翻頭浪，爭得天街鼓樂迎。」⁷³這位弄潮的軍人自負說，若非自己敢在翻天覆地、狂拋怒瀉的錢塘潮中搏命演出，憑什麼接受滿城滿街擊鼓作樂英雄式的歡迎呢！這是弄潮人的驕傲和自我期許。當所有的弄潮人表演完畢，上岸接受達官貴人、豪紳富商的賞賜，和眾多民眾的掌聲，大家興高采烈，意氣風發，志得意滿，齊聲高唱浪婆詞，這是弄潮人最驕傲、最自負、最快樂的一刻。浪婆，是海浪波濤之神，故唐·孟郊云：「儂是拍浪兒，飲則拜浪婆。」⁷⁴浪婆詞是禮讚海浪波濤之神的祭歌，是弄潮人專屬的歌曲。「尊前還唱使君詩」，「使君」指和蘇軾一起觀潮的杭州太守陳襄。陳襄，字述古，福建侯官人，學養深厚，能詩文，人稱「古靈先生」，著有《古靈先生文集》，對蘇軾極友善，兩人頗有唱和之作。當時，弄潮兒除了高唱浪婆詞，還在蘇軾等人面前，歌唱陳襄詩，以表達對太守的敬意。「拍手欲嘲山簡醉」，寫醉容可掬的蘇軾。蘇軾喜歡以醉山簡自比，詩中屢見不鮮。⁷⁵從「帆初落」、「日未敲」之語，可知蘇軾此詞作於黃昏之前。蘇軾和陳襄等人，一邊喝酒，一邊觀賞錢塘潮的奇景和弄潮的特技，從黃昏一直到深夜。蘇軾此詞以弄潮人的口吻寫出觀潮、弄潮的情景，充滿了節慶歡樂的氛圍。

⁷¹ 宋·潘閔〈酒泉子〉其十，見《全宋詞》，冊1，頁6。

⁷² 宋·范仲淹〈和運使舍人觀潮〉其一，見《全宋詩》，冊3，頁1908。

⁷³ 見清·厲鶚撰，《宋詩紀事》（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1年4月，台1版），冊8，頁2113。

⁷⁴ 〈送淡公十二首〉其三，見唐·孟郊撰，韓泉欣校注，《孟郊集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1版1刷），頁339。

⁷⁵ 如〈鳳翔八觀·東湖〉云：「暮歸還倒載，鐘鼓已齧齧。」見《蘇軾詩集》，冊1，頁114。〈新葺小園二首〉云：「應成庾信吟枯柳，誰記山公醉夕陽。」（其二）見《蘇軾詩集》，冊1，頁122。〈鐵溝行贈喬太傅〉云：「山頭落日側金盆，倒著接羅搔白首。」見《蘇軾詩集》，冊2，頁601。〈歐陽晦夫遺接羅琴枕，戲作此詩謝之〉云：「無絃且寄陶令意，倒載猶作山公看。」見《蘇軾詩集》，冊7，頁2372。〈寒食宴提刑致語口號〉云：「半道已逢山簡醉，萬人爭看謫仙來。」見《蘇軾詩集》，冊7，頁2509。

三、錢塘潮的傳說與禍害

錢塘潮的雄奇固然讓人歎為觀止，不過狂濤巨浪也常沖毀堤岸，敗壞陸地，翻覆船隻，自古以來就帶給百姓不少的禍害。民間傳說故事的產生，常源自於人民對大自然現象的詮釋解說、對大自然災禍的防衛對抗、以及對相關人物的歌頌讚美和哀悼懷念。因此，伴隨著錢塘潮的禍害，當地民間流傳著許多傳說故事和人物事蹟，呂洪年〈浙江民間傳說與風俗〉載：

浙江人民從畏潮以至於弄潮，經歷了漫長的過程，這在民間口頭傳說中有許多反應。它是人與自然作鬥爭的藝術化的歷史紀錄。其說有以下幾種：一是西施之說：傳說春秋戰國時期，越王勾踐被吳王夫差打敗後，獻美人西施，使之沉溺於女色，從而滅吳。當勾踐攜西施乘船凱旋而歸時，越國大夫范蠡恐西施又蠱惑勾踐，便設計把她沉於江中。這個絕代佳人葬身於煙波之後，錢塘江便發出如泣如訴的哀歌。二是伍子胥之說：相傳吳國名將伍子胥秉性剛烈，屈死後被投屍江中，便恚恨而驅水為潮，立於潮頭，民間尊之為「潮神」。三是錢鏐之說：吳越王錢鏐為修江堤，動用一萬名弓箭手在潮神生日這日射潮，逼使潮頭不敢向岸邊沖來，從而建成江堤。這些都與歷史上的吳越之爭有關。另外，還有朱元璋之說，據說，明太祖早年為擔鹽夫役，一次在途中休息，朦朧入睡，醒來一看，鹽已被潮水沖跑。太祖大怒，對著大海怒吼：「再不許如此。」這一日正是八月十八，從此，潮水也只在這天發出巨響。這幾種傳說，都是因為人們恐懼狂濤巨潮，認為必有凶神主之而幻想出來的。它們使浙江的觀潮、弄潮之俗倍增異彩。⁷⁶

蘇軾對潮神伍子胥驅動錢塘潮、吳越王錢鏐射箭逼退潮水的傳說故事有所歌詠，對於錢塘潮的禍害則力圖去克服。

⁷⁶ 見中日越系文化聯合考察團撰，鈴木滿男主編，《浙江民俗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1版1刷），頁125。

宋神宗元豐三年，蘇軾謫居黃州，作〈王齊萬秀才寓居武昌縣劉郎洲，正與伍洲相對，伍子胥奔吳所從渡江也〉云：

君家稻田冠西蜀，搗玉揚珠三萬斛。寒江流柿起書樓，碧瓦朱欄照山谷。
傾家取樂不論命，散盡黃金如轉燭。惟餘舊書一百車，方舟載入荊江曲。
江上青山亦何有，伍洲遙望劉郎藪。明朝寒食當過君，請殺耕牛壓私酒。
與君飲酒細論文，酒酣訪古江之漬。仲謀公瑾不須弔，一酹波神英烈君。

77

王齊愈，字文甫；王齊萬，字子辯，嘉州犍為人，後移居武昌。王氏兄弟是蘇軾在黃州最早認識的朋友，也是交情最深厚、往來最密切的朋友。蘇軾初至黃州，寄住在定惠院佛寺裡，憂讒懼禍，舉目無親，索寞孤獨，沒有任何朋友。這時候，王氏兄弟最早去拜訪蘇軾，主動伸出友誼的雙手，帶給蘇軾無限的溫暖。此後，蘇軾常坐船過江到武昌去找王氏兄弟，本詩正是這種情境下的產物。王氏兄弟所住的劉郎洲，與當年伍子胥被追殺千鈞一髮乘漁父船渡江奔吳的伍洲相對，⁷⁸故蘇軾詩云：「江上青山亦何有，伍洲遙望劉郎藪。」蘇軾由此聯想到那位悲劇英雄伍子胥，希望明日能與王氏兄弟攜酒遊伍洲，談詩論文，以酒灑江祭悼伍子胥：「與君飲酒細論文，酒酣訪古江之漬。仲謀公瑾不須弔，一酹波神英烈君。」蘇軾自註：「杭州伍子胥廟封英烈王。」所謂「波神英烈君」，指潮神伍子胥。據

⁷⁷ 〈王齊萬秀才寓居武昌縣劉郎洲，正與伍洲相對，伍子胥奔吳所從渡江也〉，見《蘇軾詩集》，冊4，頁1038-1040。

⁷⁸ 漢·司馬遷撰，王利器主編，《史記注譯·伍子胥傳》載：「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自欲殺其從者，知者知其謀，乃告知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年1月，1版3刷），冊3，頁1646。漢·趙曄撰，元·徐天祐注，《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也有類似的記載，參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46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7月，初版），頁8-9。

漢·司馬遷《史記·伍子胥傳》，伍子胥的父親和兄長被楚平王殺害，伍子胥投奔吳國，先輔佐闔廬登上王位，再揮軍伐楚，攻破郢城，鞭屍楚平王，為父兄報仇。伍子胥在吳國，無論謀畫策略，或親自指揮征戰，都屢建勳業，戰功彪炳。可是，闔廬死後，夫差即位，聽信太宰伯嚭的讒言，逐漸冷淡疏離伍子胥，不接受其忠諫，最後更將其賜死，把屍體裝進皮袋子丟到錢塘江。⁷⁹日後，伍子胥漸漸被神格化，成為大家所敬畏的潮神，宋·李昉《太平廣記·伍子胥》引《錢塘志》載：

伍子胥累諫吳王，賜屬鏤劍而死。臨終，戒其子曰：「懸吾首於南門，以觀越兵來。以鯢魚皮裹吾屍，投於江中，吾當朝暮乘潮，以觀吳之敗。」自是自海門山，潮頭洶高數百尺，越錢塘漁浦，方漸低小。朝暮再來，其聲震怒，雷奔電走百餘里。時有見子胥素車白馬在潮頭之中，因立廟以祠焉。⁸⁰

雖然漢·王充曾本著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在《論衡·書虛》中極力駁斥伍子胥變成潮神的傳說，⁸¹但前人對此仍多有歌詠，如「但褫千人魄，那知伍相心。」⁸²「子胥忠義者，無覆巨川舟。」⁸³「怒勢豪聲迸海門，州人傳是子胥魂。」⁸⁴民間則傳說，飄屍錢塘江的伍子胥怨氣難消，把滿腔怨氣吹向錢塘潮，使其產生狂濤巨浪。人民尊之為潮神，朝廷封其為英烈王，立廟祭祀，表彰忠良，祈求平安。時至今日，這個傳說故事還在浙江父老間流傳著：

⁷⁹ 參見《史記注譯·伍子胥傳》，冊3，頁1645-1652。

⁸⁰ 見《文白對照全譯太平廣記》，冊3，頁1660。

⁸¹ 參見漢·王充撰，袁華忠、方家常譯注，《論衡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1版1刷），冊上，頁247-250。

⁸² 唐·姚合〈杭州觀潮〉，見《姚合詩集校考》，頁96。

⁸³ 宋·范仲淹〈和運使舍人觀潮〉其一、其二，見《全宋詩》，冊3，頁1907、1908。

⁸⁴ 宋·米芾〈紹聖二年八月十八日觀潮於浙江亭書〉，見《全宋詩》，冊18，頁12250。

每年農曆八月十八這一日，紹興縣三江、宋家漣、鎮塘殿和後桑盆這些地方的海塘上，全都站滿了看潮人。從前看潮，這些村坊還要請戲班子做戲，到漲潮時候，演戲的人還要走下戲臺，向潮神落地「請壽」。這裡有個緣故。春秋時期，越王勾踐被吳王夫差戰敗，為了東山再起，他派大夫文種去吳國請降，還表示願意到吳國去當臣奴，哪曉得勾踐的計謀騙得了夫差，卻瞞不過太師伍子胥。伍子胥反對納降，主張殺死越王勾踐，還板起面孔把吳王夫差教訓了一通。他說：「大王，你這樣糊塗下去，老臣總有一天能看到越國的軍隊攻進吳國來！」夫差是個聽不得相反意見的人，起先還念伍子胥是先王階前的舊臣，勉強忍著；可伍子胥一再嘮叨，夫差就很不好了。除了這件事，伍子胥還不止一次阻止越國送美女，這更得罪了吳王。幾年以後，夫差終於藉口伍子胥裡通外國，想謀王篡位，特意賜給他一把「屬鏤」寶劍，教他自殺了。伍子胥自殺那天剛好是農曆八月十八，他早上自殺，不到傍午，吳王便令手下人用一張馬皮把他的屍體裹起來，扔進江裡，並忿忿地說：「伍子胥呀伍子胥，我叫你永遠也看不到越國侵犯吳國之日！」誰知話未說完，伍子胥的屍首突然躍起，朝天吐了一口長長的怨氣。這口氣把潮水吹得白浪滾翻，聲如雷鳴，好像萬馬奔騰，嚇得夫差沒命地逃回「姑蘇台」去了。所以人們便把伍子胥稱為「漲潮神」。

85

伍子胥忠義剛烈，苦心謀國，最後卻落得如此悲慘的下場；而蘇軾也因作詩諷刺朝政的缺失，得罪新黨權貴，在關入御史臺監獄一百三十日後，被貶竄黃州。或許彼此有類似的遭遇，蘇軾從伍子胥的身上看到自己的身影，對伍子胥的坎坷命運非常同情，對其忠義之心倍加尊崇。當時，蘇軾謫居黃州，最豔羨的是功成名就的孫權和周瑜，〈念奴嬌·赤壁懷古〉云：

⁸⁵ 講述者：嚴三阿公，女，68歲，紹興縣北市街，居民，不識字。採錄者：楊乃浚，男，61歲，紹興縣文化館，幹部，師範。採錄時間及地點：1987年7月於紹興市北市街。見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浙江卷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浙江卷·漲潮神與退潮神》（北京：中國 ISBN 中心，1997年9月，1版1刷），頁349-350。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笑談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⁸⁶

可是，蘇軾最同情的卻是伍子胥，想要到武昌去祭弔他，故詩云：「仲謀公瑾不須弔，一酹波神英烈君。」不過，這也只是蘇軾的一番心意，甚至只是蘇軾一廂情願的作法。蘇軾在黃州作〈次韻樂著作野步〉云：「楚雨還昏雲夢澤，吳潮不到武昌宮。」自註：「黃州對岸武昌縣，有孫權故宮。」⁸⁷吳潮，指錢塘潮。雖然蘇軾在黃州對錢塘潮念念不忘，可是他也知道長江和錢塘江屬於兩條不同的水系，彼此沒有交會，錢塘潮是不可能沖到武昌來的。再說，祭祀潮神伍子胥的祠廟也是在杭州，不在武昌。武昌只有孫權的故宮，並沒有祭祀伍子胥的海神廟。蘇軾說要到武昌祭弔伍子胥，其目的也只是在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磊罷了。

宋·范仲淹曾驚懾於八月十五錢塘潮的氣勢，作〈和運使舍人觀潮〉云：「暴怒中秋勢，雄豪半夜聲。」⁸⁸熙寧六年中秋節，蘇軾在杭州觀賞錢塘潮亦有同感，作〈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絕〉云：

江神河伯兩醜雞，海若東來氣吐霓。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強弩射潮低。

89

八月十五錢塘潮驚濤駭浪，滔滔不絕，蘇軾說其氣勢就像海神若向東飛奔而來，氣成虹霓，江神、河伯和海若相比，普通的江河和錢塘潮相較，就像兩隻微不足道的醜雞小蟲，真有天淵之別，霄壤之隔。蘇軾此聯用神話傳說譬喻錢塘潮，富想像力，充滿瑰麗奇幻的色彩，大小極鮮明，對比極強烈。不過，錢塘潮那山飛雲起、鋪天蓋地的水勢固然壯觀，可是也常危害百姓的生命財產，因此蘇軾歎說：

⁸⁶ 〈念奴嬌·赤壁懷古〉，見《東坡樂府編年箋注》，頁210。

⁸⁷ 〈次韻樂著作野步〉，見《蘇軾詩集》，冊4，頁1038。

⁸⁸ 宋·范仲淹〈和運使舍人觀潮〉其二，見《全宋詩》，冊3，頁1908。

⁸⁹ 〈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絕〉其五，見《蘇軾詩集》，冊2，頁484。

「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強弩射潮低。」蘇軾自註：「吳越王嘗以弓弩射潮頭，與海神戰，自爾水不近城。」吳越王指錢鏐，海神指錢塘江潮神伍子胥。據錢鏐曾孫宋·錢惟演所撰〈築捍海塘遺事〉的記載，可知唐朝末年，錢塘江堤防失修，錢塘潮日夜沖擊江岸，江岸日益後退，兩岸幾千萬畝的土地被蠶食鯨吞都變成了江面，百姓苦不堪言。後梁太祖開平四年（910）八月，吳越王錢鏐決定修築海塘對抗錢塘潮，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然在構建海塘版築之時，湍急的錢塘潮日夜不斷沖擊，版築一直無法建構完成。於是，錢鏐先祭告蒼天：「願退一兩月之怒濤，以建數百年之厚業。」再到潮神伍子胥的祠廟禱告：「願息忠憤之氣，暫收洶湧之潮。」然後精製三千隻利箭，召集五百位士兵手拿強弩射向一波波的潮頭，終於逼退潮水，順利建成海塘。⁹⁰宋·錢儼《吳越備史》則載：

八月始築捍海塘，王因江濤衝激，命強弩以射濤頭，遂定其基，復建候潮、通江等城門。初定其基，而江濤晝夜衝激沙岸，版築不能就，王命強弩五百以射濤頭。又親築胥山祠，仍為詩一章，函鑰置海門。其略曰：「為報龍神并水府，錢塘借取築錢城。」既而潮頭遂趨西陵，王乃命運巨石，盛

⁹⁰ 宋·錢惟演〈築捍海塘遺事〉載：「謹按：曾王父武肅王，以梁開平四年八月築捍海塘。怒潮急湍，晝夜衝激，版築不就，表告于天，云：『願退一兩月之怒濤，以建數百年之厚業。』禱胥山祠，云：『願息忠憤之氣，暫收洶湧之潮。』函詩一章，置海門山以達海神。遂命將督率兵卒，採山陽之竹，使矢人造為箭三千隻，羽以鴻鷺之羽，鍊剛火之鐵為簇。既成，用葦敷地，分箭六處。幣用東方青九十丈，南方赤三十丈，西方白七十丈，北方黑五十丈，中央黃二十丈，鹿脯、煎餅、時果、清酒、棗脯、茅草、淨水，各六分，香燈布置。以丙夜三更子時屬丁日，上酒三行，禱云：『六丁神君、玉女陰神、從官兵士六千萬人，鏐今齋潔，奉清酒美脯，伏望神君歆鑒。鏐以此丹羽之矢，射蛟滅怪，竭海枯淵。千精百鬼，勿使妄干。唯願神君佐我助我，令我功行早就。』禱訖明日，命強弩五百人，以射濤頭。人用六矢，每潮一至，射以一矢。及發五矢，潮乃退錢塘，東趨西陵。餘箭埋于候潮、通江門浦濱，填以鐵幢，誓云：『鐵壞，此箭出。』又大竹破之為器，長數十丈，中實巨石，取羅山大木長數丈植之，橫為塘。依匠人為防之制，內又以土填之，外用木立于水際。去岸二丈九尺，立九木。作六重，象《易》〈既濟〉、〈未濟〉二卦。由是潮不能攻，沙土漸積，岸益固也。」見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冊5（成都：巴蜀書社，1989年10月，1版1刷），頁353-354。

以竹籠，植巨材捍之，城基始定，其重濠累塹，通衢廣陌亦由是而成焉。

91

民間則傳說吳越王錢鏐為了阻止錢塘潮危害人民，沿江岸廣築海塘，可是因潮神作怪，海潮不斷沖擊，版築無法堅穩。於是，錢鏐找來一萬名弓箭手，萬箭齊發，射向潮頭，逼退潮神，使海潮後退，海塘才得以順利建成，這就是「錢王射潮」的傳說故事，歷經一千多年，至今還在杭州父老間流傳著：

錢塘江的潮水很大，兩岸的江堤，總是這邊才修好，那邊又被沖坍了。錢王手下的人很著急，怕錢王發脾氣。大家一商量，便向錢王報告：「大王，江堤修不好，是錢塘江裡的潮神在跟我們作對，堤修得差不多的時候，它就興風作浪，把江堤沖坍啦。」錢王聽了，兩眼火星直冒，大吼道：「呸！難道就讓這個小小的潮神胡作非為嗎？」手下人沒一個敢吭聲。錢王朝他們望望，知道他們沒辦法，想了一想，說道：「好，讓我去降伏他！到八月十八這一天，給我聚集一萬名弓箭手到江邊，我倒要去見見這個潮神！」原來八月十八是潮神的生日，這一天潮頭最高，潮神會騎著白馬跑在潮頭上面的。八月十八到了，錢塘江邊搭起了一座大王台，錢王一早就到台上等潮神來，可是一萬名弓箭手一下到不齊。原來，弓箭手跑到江邊，要經過寶石山，這個地方路狹，只能容一人走過，因此來得慢了。錢王怕耽誤大事，立刻跳上千里駒，來到寶石山，跑到山巔上面向四面一望，只見山南邊有條裂縫，就用兩隻腳在裂縫裡用力一蹬，一下蹬開了一條大路。那些弓箭手就走這條大路，很快子，今天還陷在石壁上面。錢王騎馬回到江邊大王台上，一萬精兵排好了陣勢，個個拿著弓箭，望著江水，兩岸的百姓聽說射潮神，也都急著來觀戰助威。一會兒，潮水來了，潮神直向大王台沖來。錢王見了，大吼一聲：「放箭！」話音一落，他搶先一箭射了出去；萬名精兵，萬箭直射潮頭。百姓們吶喊助威。「嗖嗖嗖」一下子射出

⁹¹ 宋·錢儼《吳越備史》，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64（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7月，初版），頁529。

了三萬支箭，逼得潮神不敢沖過來，只好彎彎曲曲地朝西南逃走了。錢王用箭射走了潮神，直到今天，潮水一到六和塔旁邊就平伏了，江水彎彎曲曲地像「之」字，後來錢塘江又叫「之江」。⁹²

這些誇張神奇、趣味盎然的傳說故事，正是蘇軾「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強弩射潮低」的本事。蘇軾多麼希望自己像吳越王錢鏐一樣，能驅使三千個穿著水犀甲的精兵，用強弓硬弩射退錢塘潮，以免危害無辜的百姓。蘇軾此詩「壯而不獷」，⁹³關懷民瘼，恫瘝在抱，在觀賞錢塘潮之時，仍關懷人民的禍福，不致於玩物喪志。

雖然以弓箭射退錢塘潮只是一種傳說故事，蘇軾心有餘而力不足，不可能真的做到。不過，對於防止錢塘潮危害人民一事，蘇軾不只是嘴巴說說而已，而是身體力行，計畫開鑿人工運河，讓往來船隻避開錢塘潮浮山之險。宋神宗元祐六年（1091）三月，蘇軾知杭州，奏〈乞相度開石門河狀〉云：

錢塘江天下之險，無出其右者。臣昔通守此邦，今又忝郡寄，二十年間，親見覆溺無數。……潮自海門東來，勢若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魚浦諸山相望，犬牙錯入，以亂潮水，洄洑激射，其怒自倍，沙漬轉移，狀如鬼神，往往於淵潭中，湧出陵阜十數里，旦夕之間，又復失去，雖舟師、沒人，不能前知其深淺。以故公私坐視覆溺，無如之何，老弱叫號，求救於湍沙之間，聲未及終，已為潮水卷去，行路為之流涕而已。縱有勇悍敢往之人，又多是盜賊，利其財物，或因而擠之，能自全者，百無一二，性命之外，公私亡失，不知一歲凡幾千萬。而衢、睦等州，人眾地狹，所產五穀，不足於食，歲常漕蘇、秀米至桐廬，散入州郡。錢塘億萬生齒，待上江薪炭而活，以浮山之險覆溺留礙之故，官給腳錢甚厚，其所亡失，與

⁹² 講述者：嚴三阿公，男，90歲，海寧大荊公社新民大隊，農民。採錄者：陳璋君，男，35歲，浙江省文聯，幹部，大學。採錄時間及地點：1958年7月於新民大隊。見《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浙江卷·錢王射潮》，頁351。

⁹³ 香巖批《紀評蘇詩》，見曾棗莊、曾濤編，《蘇詩彙評》（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5月，初版），冊1，頁373。

依託風水以侵盜者不可勝數。此最其大者。其餘公私利害，未可以一二遽數。⁹⁴

錢塘江是杭州與衢州、睦州、處州、婺州、宣州、歙州、饒州、信州，及福建路所轄八州往來的交通要道，錢塘江水淺灘多，商旅須待漲潮水升才能行船。令蘇軾痛心的是，錢塘潮因浮山的阻隔，洶湧湍急，加上江中沙漬時深時淺，時東時西，飄移不定，變化莫測，導致很多船隻在此翻覆，敗壞許多公私財物，奪走不少寶貴的人命。為了避開錢塘潮浮山之險，蘇軾親自勘查地形，接受信州太守侯臨的建議，奏請朝廷從石門向東開鑿運河以達錢塘江。蘇軾這個計畫花錢不多，費時不長，確實可行。只要兩年的時間，花費十五萬貫錢，動用捍江兵及各郡廂兵三千人即可完成，其效益卻無窮無盡，可使千萬人免於錢塘潮的危害，蘇軾奏說：「凡福建、兩浙士民，聞臣與臨欲奏開此河，萬口同聲，以為莫大無窮之利。」⁹⁵不僅百姓對蘇軾的計畫很支持，很期待，蘇軾自己對這個計畫很得意，對其付諸實施的可行性也很有信心，作〈與葉淳老、侯敦夫、張秉道同相視新河，秉道有詩，次韻二首〉云：

君不見元帥府前羅萬戟，濤頭未順千弩射。至今鳳皇山下路，長借一箭開兩翼。我鑿西湖還舊觀，一眼已盡西南碧。又將回奪浮山險，千艘夜下無南北。坐陳三策本人謀，惟留一諾待我畫。老病思歸真暫寓，功名如幻終何得。從來自笑畫蛇足，此事何殊食雞肋。憐君嗜好更迂闊，得我新詩喜折屐。江湖羸了我徑歸，餘事後來當潤色。一庵閒臥洞霄宮，井有丹砂水長赤。（其一）

荊溪父老愁三害，下斬長蛟本無賴。平生倔強韓退之，文字猶為鱷魚戒。石門之役萬金耳，首鼠不為吾已隘。江湖開塞古有數，兩鵠飛來告成壞。勸農使者非常人，一言已破黎民駭。上饒使君更超軼，坐睨浮山如累塊。

⁹⁴ 〈乞相度開石門河狀〉，見《蘇軾文集》，冊3，頁906-907。

⁹⁵ 同上，冊3，頁907。

髯張乃我結襪生，詩酒淋漓出狂怪。我作水衛生作丞，他日歸朝同此拜。
 (其二)⁹⁶

昔日，晉·周處為陽羨父老除三害，唐·韓愈為潮州百姓告戒、遷徙鱷魚，令蘇軾很敬佩，他希望自己也能替杭州百姓消弭錢塘潮的禍害，再功成身退，致仕告老。清·紀昀評說：「二詩皆氣機駿利。此首（第二首）更恣逸。」⁹⁷其實，蘇軾這兩首詩之所以寫得神采飛揚，俊逸暢快，正顯示蘇軾對自己的計畫非常有信心，非常有成就感。昔日，吳越王錢鏐射潮築海塘，保護人民的身家財產；今日，蘇軾亦自負能開鑿運河，讓百姓避開錢塘潮浮山之險，故云：「君不見元帥府前羅萬戟，濤頭未順千弩射。至今鳳皇山下路，長借一箭開兩翼。我鑿西湖還舊觀，一眼已盡西南碧。又將回奪浮山險，千艘夜下無南北。」其詩意正同於前述〈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絕〉之「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強弩射潮低。」都是蘇軾努力讓人民免受錢塘潮危害的心聲心語。對於那些曾經支持、襄助自己的侯臨、葉溫叟等人，蘇軾則心存感激，表達敬意：「坐陳三策本人謀，惟留一諾待我畫。」「勸農使者非常人，一言已破黎民駭。上饒使君更超軼，坐睨浮山如累塊。」清·趙克宜《角山樓蘇詩評註彙鈔》評說：「歸功於人，立言有體。」⁹⁸事實上，勇於任事，造福百姓，推功於人，常懷感恩之心，一直就是蘇軾做人處世的作風。

雖然蘇軾用心良苦，擘畫完善，可惜不久被調回朝廷任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其開鑿運河的計畫遂遭擱置。宋·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載：「奏聞，有惡公成功者。會公罷歸，使代者盡力排之。」⁹⁹那位受命接任杭州太守破壞蘇軾計畫的人就是林希，宋·何遠《春渚紀聞·東坡事實·回江之利》載：

先生元祐四年，以內相出典餘杭。時水官侯臨亦繼出守上饒，過郡以嘗渡江敗舟於浮山，遂陰畫回江之利以獻，從公相視其宜。一自富陽新橋港至

⁹⁶ 〈與葉淳老、侯敦夫、張秉道同相視新河，秉道有詩，次韻二首〉，見《蘇軾詩集》，冊6，頁1753-1756。

⁹⁷ 見清·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頁631-632。

⁹⁸ 見《角山樓蘇詩評註彙鈔》，冊2，頁1215。

⁹⁹ 見《樂城集》，冊下，頁1414。

小嶺，開鑿以通閑林港，或費用不給，則置山不鑿，而令往來之舟般運度嶺，由餘杭女兒橋港至郡北關江漲橋以通運河。一自龍山開而出，循江道過六和寺，由南蕩朱橋港開石門平田，至廟山然後復出江道，二十里至富陽。而公詩有「坐陳三策本人謀，唯留一諾待我畫」謂此。又云「石門之役萬金耳，首鼠不為吾已隘。」又云：「上饒使君更超逸，坐睨浮山如累塊」者，知所議出於侯也。時越尼身死，官籍其資，得錢二十萬緡。公乞於朝，又請度牒三百道佐用。得請，而公入為翰林承旨，除林希子中為代。有諛者言今鑿龍山姥嶺，正犯太守身，因寢其議，而遷用亡尼之資，遺患至今，往來者惜之。¹⁰⁰

這一段文字，不僅詮釋了蘇軾「坐陳三策本人謀」的詩意，¹⁰¹也讓我們知道蘇軾在離職去杭之前，已為開鑿運河擬妥完善的計畫，籌募好了充足的經費，萬事皆備，只欠東風，故詩云：「江湖羸了我徑歸，餘事後來當潤色。」當時，蘇軾已知道自己即將去職，對繼任杭州太守的林希充滿了期待，希望他能完成自己這個計畫。可是作夢也想不到，林希表面與蘇軾友善，卻私心作祟，不顧惜蘇軾的苦心，導致其計畫胎死腹中，功敗垂成，讓後人感歎不已。雖然蘇軾的計畫功虧一簣，沒有實現，但其顧惜人民的生命才產、盡力為百姓謀福求利的仁心義行卻贏得後人的尊敬。

¹⁰⁰ 見宋·何遠撰，張明華點校，《春渚紀聞》（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1月，1版2刷），頁96。

¹⁰¹ 清·查慎行對蘇軾「坐陳三策本人謀」有不同的詮釋，《蘇詩補註》載：「按施氏原注及《春渚紀聞》所載，止就相度新河一事而言。以愚考之，先生守杭時，皆采眾議而成者。浚鹽橋、茅山二河，創自監稅蘇堅，而驗視董成，則仁和知縣黃僕也。西湖之役，創議者錢塘縣尉許登仁也。議鑿新河，以避浮山之險者，侯敦夫也。故云：『坐陳三策本人謀。』」（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10月，初版），卷33，頁10。清·王文誥輯訂，《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則云：「本集〈奏開石門河狀〉，只有自龍山至石門一路，其〈貼黃〉皆同，度用錢十五萬貫。並無一自富陽新橋港通餘杭，至郡北關江漲橋入運河一路。何遠所載，毫無根據。」（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9年8月，再版），冊5，頁3089。三人所見雖有不同，然皆可供參考。

四、觀賞錢塘潮的感歎

杭州弄潮的習俗，為人們觀賞錢塘潮憑添不少趣味，成為當地的一大特色。可是，也有許多弄潮人不敵錢塘潮的威力，慘遭溺斃，葬身魚腹。宋英宗治平年間，蔡襄知杭州，先上奏朝廷禁止弄潮，又作〈杭州戒弄潮文〉云：

斗牛之分，吳越之中，唯江濤之最雄，乘秋風而益怒。乃其俗習，於以觀遊。厥有善泅之徒，競作弄潮之戲。以父母所生之遺體，投魚龍不測之深淵，自為矜誇。時或沉溺，魂魄永淪於泉下，妻孥望哭於水濱。生也有涯，盍終於天命；死而不弔，重棄於人倫。推予不忍之心，伸爾無窮之戒。所有今年觀潮，並依常例。其軍人百姓輒敢弄潮，必行科罰。¹⁰²

蔡襄動之以情，申之以法，明告杭州軍民，歡迎觀賞錢塘潮，卻嚴禁下水弄潮。不過，這個禁令的效果似乎不大，沒幾年，杭州弄潮的習俗又死灰復燃。熙寧六年中秋節，蘇軾作〈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絕〉云：

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輕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

103

蘇軾自註：「是時新有旨禁弄潮。」指前不久，兩浙察訪使李承之奏請禁止弄潮。雖然官府三令五申，依然無法遏阻弄潮的習俗。因吳人從小在海邊長大，熟習水性，善於游泳，本來就喜歡出沒波濤，入水嬉戲。如今，為了貪圖錢財，更是人人奮不顧身，競相躍入湍急澎湃的錢塘潮作弄潮的表演，以自己的生命作賭注，以搏取達官貴人、豪商富賈的賞賜。雖然弄潮人泳技精湛，但面對非人力所能抗拒的錢塘潮，依然險象環生，常有人慘遭滅頂，淪為波臣，使觀潮的賞心樂事變成令人哀傷的悲劇。蘇軾觀賞錢塘潮，既歎服弄潮人的驚險演出，更同情弄潮人

¹⁰² 〈杭州戒弄潮文〉，見宋·蔡襄撰，吳以寧點校，《蔡襄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8月，1版1刷），頁620。

¹⁰³ 〈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絕〉其四，見《蘇軾詩集》，冊2，頁485。

的悲慘遭遇。螻蟻尚且貪生，每個人都愛惜自己的生命，弄潮人之所以搏命演出，無非是希望獲得金錢的賞賜以維持生活。當時，新黨主政，推行新法，於熙寧二年（1069）十二月頒布〈農田水利條約〉，一般通稱為「農田水利法」，鼓勵開溝導洫，疏河浚渠，修堤築堰，開發荒地，墾闢廢田，以增加可耕良田的面積。蘇軾說，如果東海之神能體會宋神宗英明君王的苦心，應該把海邊那些只能供曬鹽的鹹地，都變成可耕種農作物的肥沃田地。這樣一來，那些弄潮人就能耕種維生，安居樂業，不必再冒險弄潮了。這是蘇軾觀賞錢塘潮的感歎，也是對弄潮人安危禍福的關懷。不過，這一首詩後來卻成為新黨構陷蘇軾的一個罪證。宋神宗元豐二年七月二日，監察御史裡行舒亶奏說：

陛下自新美法度以來，異論之人，固不為少。然其大，不過文亂事實，造作讒說，以為搖奪沮壞之計；其次，又不過腹非背毀，行察坐伺，以幸天下之無成功而已。至於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讒慢罵而無復人臣之節者，未有如軾也。蓋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諷為主。小則鏤板，大則刻石，傳播中外，自以為能。¹⁰⁴

舒亶認為蘇軾此詩之：「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是在譏刺朝廷所頒佈施行的農田水利法，懷怨天心，造訕上語，毀謗朝政，萬死不足以謝罪。等到蘇軾從湖州知州任被逮捕押入御史臺獄，舒亶等人就嚴刑拷打，日夜逼問，一定要蘇軾認罪。後來，蘇軾在御史臺供說：

¹⁰⁴ 見宋·朋九萬編錄，《東坡烏臺詩案·監察御史裡行舒亶劄子》（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年12月，初版），頁1-2。

熙寧六年，任杭州通判，因八月十五日觀潮，作詩五首，寫在本州安濟亭上，前三首並無譏諷，至第四首云：「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輕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蓋言弄潮之人貪官中利物，致其間有溺而死者，故朝旨禁斷。軾謂主上好興水利，不知利少而害多。言『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言此事之必不可成，譏諷朝廷水利之難成也。軾八月二十二日在臺，虛稱言鹽法之為害等情由，逐次隱諱，不說情實。二十四日再勘，方招。其詩係冊子內。¹⁰⁵

蘇軾最初說自己這一首觀潮詩是在譏刺鹽法太嚴苛，擾民害民；後來又改口說是在譏刺農田水利法。蘇軾向來反對施行農田水利法，早在熙寧四年二月通判杭州之前，曾作〈上神宗皇帝書〉陳述其缺失：

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既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言長我粳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民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有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工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疏，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

¹⁰⁵ 參見《東坡烏臺詩案·杭州觀潮五首》，頁15。

人舊業，以為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¹⁰⁶

蘇軾認為「農田水利法」，賞重罰輕，害多利少，浪費錢財，煩擾百姓，必然徒勞無功，難有成效。「農田水利法」是新黨的得意之作，是新法的一個重要措施，蘇軾卻向宋神宗剖析其種種弊端，把它說得如此不堪，教新黨如何忍受？正因為如此，所以舒亶等人一口咬定蘇軾此詩是「謂主上好興水利，不知利少而害多」、「言此事之必不可成，譏諷朝廷水利之難成」，一定要坐實蘇軾「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讟慢罵而無復人臣之節」的罪名，以便置蘇軾於死地，順便將與蘇軾有詩文往來的舊黨牽連進來，一舉鏟除舊黨的政治勢力。從詩意看，本詩寫蘇軾對弄潮人的憐憫，期盼東海海神化斥鹵之地為肥沃農田，讓弄潮人能轉業為農民，是蘇軾仁民愛物之心的自然流露。如果說其中寓託有什麼譏刺的話，那也是蘇軾的詩諫，希望對朝政的缺失有所匡正，對百姓的禍福有所助益，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說得好：「初，公既補外，見事有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¹⁰⁷蘇軾憂國憂民，在觀賞弄潮之時，不忘關懷朝政得失與民生疾苦，可是沒想到差一點就讓自己萬劫不復，令其慨歎不已。¹⁰⁸

蘇軾觀賞錢塘潮，除了生發對朝政利弊、百姓禍福的關懷之外，對自己個人的生平遭遇與仕宦得失也頗有感觸，如〈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絕〉又云：

¹⁰⁶ 〈上神宗皇帝書〉，見《蘇軾文集》，冊2，頁733。

¹⁰⁷ 〈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見《欒城集》，冊下，頁1414。

¹⁰⁸ 宋哲宗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蘇軾作〈乞郡劄子〉云：「昔先帝召臣上殿，訪問古今，敕臣遇事即言。其後臣屢論事，未蒙施行，乃復作為詩文，寓物托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誹謗，臣遂得罪。」見《蘇軾文集》，冊3，頁829。宋哲宗元祐六年五月十九日，蘇軾作〈杭州召還乞郡狀〉又云：「臣緣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即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構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先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見《蘇軾文集》，冊3，頁912。

江邊身世兩悠悠，久與滄波共白頭。造物亦知人易老，故教江水向西流。

109

這一首詩是蘇軾仕宦失意、與世不合的感歎，是蘇軾通判杭州內心鬱悶的一種表現。宋神宗熙寧二年二月，蘇軾守父喪完畢，還朝註官。此時，朝局已經有了很大的變易，王安石獲神宗寵信，正準備進行變法，蘇軾與新黨議論不合，常加以批評，彼此水火不容。經過幾回交鋒，一番纏鬥，蘇軾落居下風，被新黨排擠出京。宋·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載：

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與介甫議論素異，既還朝，寘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變更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蘇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何以助朕？」公辭避久之，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聽受，曰：「卿三言，朕當詳思之。」介甫之黨皆不悅，命攝開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決斷精敏，聲問益遠。會上元，有旨市浙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罷。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公為考官，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介甫愈恨。御史知雜事者為誣奏公過失，窮治無所得。公未嘗以一言自辨，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¹¹⁰

以蘇軾的資歷，外放例當作知州，但王安石怕蘇軾不肯貫徹施行新法，刻意打壓，只想讓蘇軾通判潁州，幸賴神宗眷顧，蘇軾才得以通判杭州，蘇軾〈與堂兄〉云：

軾久懷墳墓、親友，深欲一歸，但奏狀中不敢指乞去處，一任陶鑄，故得此也。上批出，與知州差遣。中書不可。初除潁倅，擬入，上又批出，故

¹⁰⁹ 〈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絕〉其三，見《蘇軾詩集》，冊2，頁485。

¹¹⁰ 〈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見《樂城集》，冊下，頁1412。

改倅杭。杭倅亦知州資歷，但不欲弟作郡，恐不奉行新法耳。此來若非聖主保全，則齏粉久矣。知幸！知幸！¹¹¹

蘇軾在杭州，由於名氣大，才情高，大家都爭相邀宴，三日一小酌，五日一大宴，令蘇軾難以消受，直稱之為「酒食地獄」。¹¹²蘇軾在杭州雖不寂寞，但因仕途多舛，時運不濟，內心難免鬱悶不樂，滿腹牢騷，如〈與范子豐〉云：

鹽法更變，課入不登，雖閒局，不免以此為累。¹¹³

〈與范夢得〉云：

近日併覺冗沓，盜賊獄訟常滿，蓋新法方行故也。¹¹⁴

〈與堂兄〉云：

此中公事人事無暇，又物極貴，似京師，圭田甚薄，公庫窘迫，供給蕭然，但一味好個西湖也。役法、嚴法皆創新，盜賊縱橫，上下督迫，吏民脅息，立之火燉上耳。¹¹⁵

〈李杞寺丞見和前篇，復用元韻答之〉云：

¹¹¹ 蘇軾〈與堂兄三首〉之三，見《蘇軾文集·蘇軾佚文彙編》，冊6，頁2525-2526。

¹¹² 宋·朱彧《萍州可談》載：「杭州繁華，部使者多在州置司，各有公帑。州倅二員，都廳公事分委諸曹，倅號無事，日陪使府外臺宴飲。東坡倅杭，不勝杯杓，諸公欽其才望，朝夕聚首，疲於應接，乃號杭倅為『酒食地獄』。後袁軾倅杭，適與郡將不協，諸人緣此亦相疏。袁語所親曰：『酒食地獄，正值獄空。』傳以為笑。」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38（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6月，初版），頁310。

¹¹³ 〈與范子豐〉之五，見《蘇軾文集》，冊4，頁1452。

¹¹⁴ 〈與范夢得〉之一，見《蘇軾文集》，冊4，頁1700。

¹¹⁵ 〈與堂兄〉，見《蘇軾文集·蘇軾佚文彙編》，冊6，頁2527。

獸在藪，魚在湖，一入池檻歸期無。誤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箠環呻呼。
追胥連保罪及孥，百日愁歎一日娛。¹¹⁶

這些都是蘇軾通判的牢騷話、苦悶語，充滿了對新法的不滿與仕宦失意之情。蘇軾與新黨權貴理念不合，遭壓抑打擊，遠離中央朝廷，遠離權力中樞，不但無法施展「致君堯舜」¹¹⁷的抱負，還須執行自己所批判的新法，真是情何以堪？當我們明白了蘇軾通判杭州的情境之後，就不難體會「江邊身世兩悠悠，久與滄波共白頭」所蘊藏的意涵了。蘇軾在江邊觀賞錢塘潮，見海潮一波一波湧過來，白浪如山，雪花滿天，就像自己在風中飛揚的白髮。蘇軾這種情境，正是宋·陳師道〈十七日觀潮〉所感歎的：「相逢不覺渾相似，誰使清波早白頭。」¹¹⁸雖然蘇軾此時才三十七歲，但懷才不遇、有志難伸，經過這幾年的挫折磨難，光陰磋跎，年華易逝，蘇軾覺得自己已衰老，連頭髮也變白了，內心真有無窮的慨歎。昔日，蘇軾赴杭州任通判途中，在陳州作〈次韻柳子玉過陳絕糧二首〉曾歎說：「早歲便懷齊物志，微官敢有濟時心。南行千里成何事，一聽秋濤萬鼓音。」¹¹⁹蘇軾早就預知，自己此次通判杭州，除了觀賞八月錢塘潮，聆聽如萬鼓齊鳴的濤聲，還能夠為國家做什麼大貢獻、為自己開創什麼大事業呢？不但蘇軾為自己「早生華髮」¹²⁰自歎自憐，不勝歔歔，他甚至覺得連上天也悲憫自己的衰老，同情自己的遭遇，所以才故意讓錢塘江水向西倒流：「造物亦知人易老，故教江水向西流。」中國大陸由於地形的關係，基本上幾條大河都由西向東流，錢塘江也不例外。可是，錢塘江流到杭州出海的時候，碰到由海門湧入的東海海潮，海潮的力道遠勝過江水，硬是把江水往後推擠，形成江水由東向西倒流的景象。本來，錢塘江水向西倒流只是一種自然現象，前人常形之於歌詠，如「高岸驚先裂，群源怯倒流。」¹²¹「初來似欲傾蒼海，正滿真能倒百源。」¹²²「猶疑海

¹¹⁶ 〈李杞寺丞見和前篇，復用元韻答之〉，見《蘇軾詩集》，冊2，頁319。

¹¹⁷ 〈沁園春·赴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見《東坡樂府編年箋注》，頁71。

¹¹⁸ 〈十七日觀潮〉其二，見《後山居士文集》，冊上，卷2，頁18。

¹¹⁹ 〈次韻柳子玉過陳絕糧二首〉其二，見《蘇軾詩集》，冊1，頁275。

¹²⁰ 〈念奴嬌·赤壁懷古〉，見《東坡樂府編年箋注》，頁210。

¹²¹ 宋·范仲淹〈和運使舍人觀潮〉其一，見《全宋詩》，冊3，頁1907。

¹²² 宋·蘇轍〈沂潮二首〉其二，見《欒城集》，冊上，頁333。

若誇河伯，豪悍須教水倒流。」¹²³但蘇軾不但注意到錢塘江水被東海海潮逼退的現象，而且即景抒情，把自己的身世之感、仕宦之情、衰老之歎寄寓在裡面，使客觀的景物有了鮮活的感情，使倒退西流的錢塘江水飄蕩著蘇軾憔悴落寞的身影，這是蘇軾詩勝過他人的地方。蘇軾此詩把向西倒流的江水想成是造物主對自己的悲憫同情，期勉自己不要感衰喟老，懷憂喪志，要掌握時間，力圖振作，連滾滾東逝的錢塘江水都能逆轉倒流，那麼世上的事還有什麼不能改變呢？透過這一層主觀的聯想，使全詩在無盡的感喟之中，生出一絲絲希望的曙光，使詩意不致於太哀傷悲痛，無法自拔，或許這就是所謂蘇軾之曠吧。日後，到了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三月，蘇軾因烏臺詩案謫居黃州，進不能回朝施展報負，造福蒼生；退不能返鄉安守廬墓，躬耕田園。在這種窮愁潦倒、困頓失意的情境下，蘇軾卻作〈浣溪沙·遊蘄水清泉寺。寺臨蘭溪，溪水西流〉云：

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 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¹²⁴

同樣以西流的溪水，期許自己不要感衰歎老，人生、世事尚有可為，正好可與本詩參看。

一年後，到了熙寧七年八月十八日，蘇軾觀賞錢塘潮，作〈南歌子〉云：

萬萬中秋過，蕭蕭兩鬢華。寓身此世一塵沙。笑看潮來潮去，了生涯。 方士三山路，漁人一葉家。早知身世兩聳牙。好伴騎鯨公子、賦雄誇。¹²⁵

蘇軾這一首詞的韻腳，完全同於作於熙寧五年的〈南歌子·八月十八日觀潮〉：

海上乘槎侶，仙人萼綠華。飛昇元不用丹砂。住在潮渺天涯。 雷輓夫差國，雲翻海若家。坐中安得弄琴牙。寫取餘聲歸向、水仙誇。

¹²³ 宋·陳師道〈月下觀潮〉其二，見《後山居士文集》，冊上，卷2，頁19。

¹²⁴ 〈浣溪沙·遊蘄水清泉寺。寺臨蘭溪，溪水西流〉，見《東坡樂府編年箋注》，頁193。

¹²⁵ 〈南歌子〉，見《東坡樂府編年箋注》，頁42-43。

兩相比較，很明顯的，是蘇軾刻意「再用前韻」之作。¹²⁶不過，要注意的是，雖然兩首詞韻腳相同，然情韻卻完全兩樣。熙寧五年，蘇軾第一次觀賞八月十八錢塘潮，新鮮有趣，充滿了驚喜之情；兩年後，八月十八的錢塘潮依然雄奇可觀，蘇軾依韻填詞，心境卻有了很大的變化。所謂一年容易又中秋，一轉眼，蘇軾在杭州的第三個中秋節已經過去了，蘇軾即將於下月罷任離杭，改任密州知州，內心特別有感觸，特別感受到時間的飛逝。面對眼前排山倒海的錢塘潮，蘇軾覺得自己就像是一顆微不足道的小沙粒，是如此的渺小，對自己的一切都無法掌控，只能任潮水沖刷飄流，任命運安排流轉。而錢塘潮一波方歇，一波又起，在潮起潮落之間，時光流逝，年華老去，連鬢鬚都花白了。這三年來，蘇軾觀賞錢塘潮不記其數，若非即將任滿離杭，還直以為自己要在此伴隨錢塘潮過一生呢。蘇軾望著眼前的錢塘潮，心想：順著消退入海的潮水，可以進入蓬萊、方丈、瀛州海上三仙山，煉丹得道，修煉成仙，長生不老；不然也可以駕著一葉扁舟，徜徉於萬里波濤，遨遊於五湖四海，過著與世無爭自由自在的日子。蘇軾既豔羨入海求仙的方士、駕舟遠去的漁夫，又自歎衰老，仕宦不樂，與世俗不合，不見容於新黨，早知如此，當學李白騎鯨遠遊四海，過著逍遙自在的生活，寫出誇傲世人稱雄千古的不朽詩章。蘇軾一生，常因現實政治的困厄，而生發鞭鸞笞鳳的仙思與脫離現實環境的遐想，¹²⁷所以〈南歌子〉之入海求仙，駕舟歸隱，騎鯨遠遊，都是蘇軾內心鬱悶仕宦不樂的情感投射。蘇軾此時因不滿新法，常有厭倦仕宦之心，常想要掛冠求去，如〈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絕〉云：

¹²⁶ 汲古閣本《東坡詞》在此詞題下有「再用前韻」四字，見明·毛晉編，《宋六十一名家詞·東坡詞》（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65年11月，台1版），頁17。

¹²⁷ 如蘇軾謫居黃州，作〈臨江仙·夜歸臨皋〉云：「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彷彿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穀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見《東坡樂府編年箋注》，頁237。謫居海南島，作〈行瓊、儋間，肩輿坐睡。夢中得句云：「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覺而遇清風急雨，戲作此數句〉云：「四州環一島，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登高望中原，但見積水空。此生當安歸，四顧真途窮。眇觀大瀛海，坐詠談天翁。茫茫太倉中，一米誰雌雄。幽懷忽破散，永嘯來天風。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安知非群仙，鈞天宴未終。喜我歸有期，舉酒屬青童。急雨豈無意，催詩走群龍。夢雲忽變色，笑電亦改容。應怪東坡老，顏衰語徒工。久矣此妙聲，不聞蓬萊宮。」見《蘇軾詩集》，冊7，頁2246。

眼看時事力難任，貪戀君恩退未能。遲鈍終須投劾去，使君何日換聾丞。

128

〈捕蝗至浮雲嶺，山行疲茶，有懷子由弟二首〉云：

獨眠林下夢魂好，回首人間憂患長。殺馬毀車從此逝，子來何處問行藏。

129

蘇軾這兩首詩是譏刺新法瑣碎煩雜，難以施行，自己不克勝任，直欲掛冠而去。

〈湯村開運鹽河雨中督役〉又云：

居官不任事，蕭散羨長卿。胡不歸去來，滯留愧淵明。鹽事星火急，誰能
卹農耕。薨薨曉鼓動，萬指羅溝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纓。人如鴨與
豬，投泥相濺驚。下馬荒堤上，四顧但湖泓。線路不容足，又與牛羊爭。
歸田雖賤辱，豈失泥中行。寄語故山友，慎勿厭藜羹。¹³⁰

這是譏刺朝廷不該在秋天徵召人民開運鹽河，不但妨礙農事，且泥雨勞苦極不便，蘇軾亦狼狽不堪，苦不堪言。自己在這種情境下還不辭官歸去，實在深愧陶淵明。〈風水洞二首和李節推〉又云：

¹²⁸ 〈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絕〉其一，見《蘇軾詩集》，冊2，頁314。

¹²⁹ 〈捕蝗至浮雲嶺，山行疲茶，有懷子由弟二首〉其二，見《蘇軾詩集》，冊2，頁580。蘇軾在御史臺供說：「意謂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煩雜不可辦，亦言己才力不能勝任也。」見《東坡烏臺詩案》，頁14。

¹³⁰ 見《蘇軾詩集》，冊2，頁389。蘇軾在御史臺供說：「軾為是時盧秉提舉鹽事，擘畫開運鹽河，差夫千餘人。軾於大雨中部役，其河只為般鹽，既非農事，而役農民，秋田未了，有妨農事。又其河中間，有湧沙數里，軾宣言開得不便。軾自嗟泥雨勞苦，羨司馬長卿，居官而不任事；又愧陶淵明，不早棄官歸去也。」見《東坡烏臺詩案》，頁8。

世事漸艱吾欲去，永隨二子脫譏讒。¹³¹

這是蘇軾厭惡新法，想要棄官追隨水神馮夷到水裡去居住，或追隨列御寇乘風而去，以免在人世間受新黨的讒毀羞辱。這些都是蘇軾自覺與世齟齬欲棄官歸去之辭，其情境與〈南歌子〉「早知身世兩聲牙，好伴騎鯨公子、賦雄誇」相同，都導源於仕宦不如意，匏瓜空繫，井渫不食，這是蘇軾通判杭州時期的一種基本心境，是當時詩詞的一個基本情調。

五、〈八聲甘州·寄參寥子〉詞釋論

蘇軾〈八聲甘州·寄參寥子〉云：

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無情送潮歸。問錢塘江上，西興浦口，幾度斜暉。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記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處，空翠煙霏。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不應回首，為我沾衣。¹³²

此為蘇軾詞名篇，傳誦千年，其寫作時間與作意卻頗有爭論，今考論於下。

¹³¹ 〈風水洞二首和李節推〉其二，見《蘇軾詩集》，冊2，頁433。蘇軾在御史臺供說：「意謂朝廷行新法，後來世事日益艱難，小人多務讒謗。軾度斯時之不可以合，又不可以容，故欲棄官隱居也。」見《東坡烏臺詩案》，頁25。

¹³² 〈八聲甘州·寄參寥子〉，見《東坡樂府編年箋注》，頁351。本節「〈八聲甘州·寄參寥子〉釋論」為伯元師力作，伯元師極喜蘇軾此詞，曾有步韻和作二首，〈八聲甘州·訪開明賓州敘舊用東坡有情風韻〉：「喜憑風，萬里渡洋來。依依駕車歸。算賓州官道，君家庭院，幾度斜暉。總角交情冊載，莫道是還非。誰似君和我，永夜忘機。記昔年除前夕，始遷來北地，未識煙霏。任茫茫夜幕，伴露濕星稀。憶當時，君來我往，欲年年，相得莫相違。天能解，人間離別，淚滴裳衣。」（其一）〈八聲甘州·壽志烈兄七十用東坡有情風韻〉：「憶當年，萬里四川來。周流竟忘歸。看三蘇庭院，市纏雕像，久立斜暉。傾蓋相逢一面，頓覺俗人非。惟有君和我，一語投機。從此心期交往，讓詞來詩去，玉屑輕霏。喜吾兄長壽，今晉古來稀。賦新辭，郵傳祝福，願賓鴻野燕莫相違。期頤歲、賢孫孝子，更舞萊衣。」（其二）

清·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十一說：「（丁丑）十二月十九日子由製敘於吳國鑿宅之東齋，作〈謫居三適〉詩，寄參寥作〈八聲甘州〉詞。」誥案：「參寥欲轉海來見，大率由此詞發也。果來，大可免禍，此詞當為丁丑（1097）作，今附載於此。」王文誥此說，實無證據，故謂「當為丁丑作，今附載於此。」可見並無確切之把握。龍榆生《東坡樂府箋》卷二引朱注云：「案《漁隱叢話》：東坡別參寥長短句，『有情風萬里卷濤來』云云。其詞石刻後，東坡自題云：『元祐六年三月三日。』余以《東坡年譜》考之，元祐四年知杭州，六年召為翰林學士承旨，則長短句蓋此時作也。據編辛未。」清黃蓼園的《蓼園詞評·八聲甘州》云：「此詞不過歎其久於杭州，未蒙內召耳。」《東坡詞論叢》載王仲鏞〈讀蘇軾《八聲甘州·寄參寥子》〉一文又提出：「這首詞的寫作時間，應當根據傅注本定在元祐四年（1089）蘇軾初到杭州不久。」同時王文又提出近人《蘇軾詞選》云：「此詞是作者元祐六年從汴京寄贈給他的，時蘇軾在京任翰林學士，道潛（參寥名）在杭州。」總括起來，不外以上五說。王水照《唐宋词鑒賞辭典》所寫的〈八聲甘州·寄參寥子〉中說：「以上五說，以第二說為勝，南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九說：『其詞刻石後東坡自題云「元祐六年三月六日。」余以《東坡先生年譜》考之，元祐四年知杭州，六年召為翰林學士承旨，則長短句蓋此時作也。』據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蘇軾離杭時間為元祐六年三月九日，則此詞當是蘇軾離杭前三天寫贈給參寥的。這是一。又南宋傅幹注《注坡詞》卷五此題下尚有『時在巽亭』四字。巽亭在杭州東南，《乾道臨安志》卷二：『南園巽亭，慶曆三年郡守蔣堂於舊治之東南建巽亭，以對江山之勝。』蘇舜欽〈杭州巽亭〉詩：『公自登臨闢草萊。赫然危構壓崔嵬。涼翻帘幌潮聲過，清入琴尊雨氣來。』蘇軾當時所作〈次韻詹適宣德小飲巽亭〉：『濤雷殷白晝。』這都說明巽亭能觀潮，與本篇起句相合，而且說明蘇軾可能曾遊此亭，就在巽亭小宴上與詹適詩歌唱和。這是二。詞中所寫景物皆為杭地，內容又係離別，這是三。故知其他四說都似未確。」關於蘇軾此詞寫作的時間，我基本上是同意王水照的說法。

寫作的時間考定了之後，讓我們來賞析這首詞正確的旨意。現在逐句分析於下。

「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無情送潮歸。」蘇軾於元祐四年三月十六日除龍圖閣學士充浙西路兵馬鈐轄知杭州軍州事，七月三日到杭州任，作〈杭州上謝表〉云：

入奉禁嚴，出膺方面，皆人臣之殊選，在儒者以尤榮。伏念臣受寵逾涯，積憂成疾，既思退就於安養，又欲少逃於滿盈。仰荷至仁，曲從微願。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知朝廷輟近侍為太守，蓋聖主視天下為一家。鞭朴未施，爭訟幾絕，臣之厚幸，豈易名言。

蘇軾這次出任杭州知州，實出於衷心之所願，一則可以離開京師擾攘之地，一則杭州乃其舊遊之所，深受百姓愛戴。所以這次到杭州，就像那個有感情的風，在漲潮的時候，把錢塘江的江潮吹送過來。這裏把錢塘江潮譬喻蘇軾自己，送潮過來，就是送蘇軾來杭州作太守。正如蘇軾〈謝上表〉所說的「曲從微願。」所以這個有情的風就是暗喻朝廷。元祐六年二月二十八日詔命下來，把蘇軾召還為翰林學士承旨，這個職務在他出守杭州之前，就已擔任過了，所以他很不願回到朝廷重任舊職，乃有二月二十八日上辭免翰林學士承旨第一狀，四月上辭免翰林學士承旨第二狀，五月又上辭免翰林學士承旨第三狀。連三狀皆不獲所請，所以是無情送潮歸。

「問錢塘江上，西興浦口，幾度斜暉。」這三句用一個「問」字作為領字，領起錢塘江上，西興浦口的當地風光。西興在錢塘江南，今杭州市的對岸，蕭山縣治之西，都是可以觀看錢塘江潮的地方。蘇軾在任杭州知州這兩年，不知有多少次與參寥子在斜陽落照中看錢塘的江潮。次數多得都記不清楚了，這也顯示出二人的交往是多麼的密切。斜暉與江潮也有密切的關係，因為潮漲潮落是在早晨與傍晚的時分，早上的叫潮，傍晚的叫汐。析言則潮、汐有別，統言則潮汐不分，汐也是潮。由斜暉的連想，所謂「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連想到在杭州的歲月雖美好，與好友相聚的時光雖歡娛，可惜都像無限好的夕陽，時間不會長久了。因為蘇軾已經奉到詔命，要調回朝廷擔任翰林學士承旨去了，很快就要離開杭州與好友分別了。這當然蘊含了十分的不舍，也表示出了自己的無奈與落寞。

「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不用思量今來古往的人事代謝，在頃刻之間，古人已成過眼煙雲，一切都變樣了。王羲之〈蘭亭集序〉云：

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跡，猶不能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王羲之對俯仰之間，便成陳跡，感到悲痛，自然是一種傷感。但杜牧〈九日齊山登高〉詩卻說：「古往今來只如此，牛山何必獨沾衣！」認定古往今來的升沈得失，就是如此的，那又何值得掛懷的呢？也不失為一種灑脫。所以蘇軾也是對古往今來的人事代謝，脩短隨化，處之泰然，不必掛心上。

「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蘇軾在哲宗元祐六年的時候，已經五十六歲了。五十而稱老，這個時候的蘇軾當然可以稱老了。那一個人像我蘇軾這個老頭子，頭髮都白了，還是那麼天真，一點權謀機變的心計都沒有。《莊子·天地》篇說：「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就是指那些權謀變詐的心計，忘機，就是忘卻泯滅機心，不在乎功名利祿，以達到超塵絕俗，淡泊寧靜的境界。因為再大的功名利祿，到頭來仍是黃土一丘。因為想透了這一點，所以才能夠忘掉一切的功名利祿，而不會費盡心機去鑽營，去追求。

「記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處，空翠煙霏。」「春山」，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四十一卷引本集、《草堂詩餘》以及王仲鏞的〈讀蘇軾《八聲甘州·寄參寥子》〉載此詞，均作「暮山」。我據龍榆生的《東坡樂府箋》定作「春山」。竊以為作「春山」遠勝「暮山」，如所考，此詞作於哲宗元祐六年三月六日，正是暮春天氣，則作「春山」正合。若作「暮山」，則與上片「西興浦口，幾度斜暉。」犯了重複的毛病，而且空翠煙霏，正是春天的景色，春天的時候，春氣氤氳，雲霧不斷，一片青翠，不正是空翠煙霏的最好解釋了嗎？記取兩字提醒參寥子，我們是在西湖邊上春景正美的時候分開的，不要忘記啊！

「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為什麼詩人之中，像蘇軾與參寥子的相得實在是稀少，我們現在正要好好研究一番，稀少在什麼地方。當神宗熙寧九年（1076）王安石第二次罷相以後，新法運動逐漸發生了變化，後期的新法派以推行新法為藉口，投機鑽營，打擊異己，爭權奪利，大量收刮，人民不堪其苦，社會矛盾日趨尖銳化，與此同時，這些假新法派人物，以蔡確為首，與張璪、李定、安燾、蒲宗孟、曾布、蔡京、蔡卞、黃履、吳居厚、舒亶等人結成「親黨」，為了鞏固他們的權勢，醞釀著要對已排擠了的舊派，進行更大的迫害，以求斬草除

根。這時舊黨的領袖是司馬光，最好從司馬光下手，但是司馬光實在太謹慎了。光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不論時事。蘇軾的〈司馬君實獨樂園〉詩就說：「撫掌笑先生，年來效瘖啞。」司馬光不像蘇軾這樣性不忍事，對朝政批評得痛快淋漓，所以沒有把柄可抓，因此就向蘇軾頭上打主意了。

先是，在神宗元豐二年五月戊子，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直學士判司農寺蔡確參知政事，宰相吳充議變法，蔡確爭曰：「曹參與蕭何有隙，一遵何約束，且法陛下所立，一人協相而成之，一人挾怨而壞之，民何所措手足乎！」充屢屈，法遂不變。以右正言知制誥知諫院李定為右諫大夫權御史中丞兼判司農寺，以右正言知制誥知審官東院張璪兼知諫院判國子監。蔡確、李定、張璪皆姦邪之尤者，蔡確更是《宋史·姦臣傳》裏的第一號人物。這批姦邪醞釀排除舊黨，正在策謀發難的時候，參寥子於元豐元年九月自杭州獨自前往彭城訪蘇，並不是沒有任務的。參寥子〈訪彭門太守蘇子瞻學士〉詩云：

邇來旅食寄梁苑，坐歎白日徒虛盈。彭門千里不憚遠，秋風疋馬吾能征。

梁苑就是汴京，也就是京師，參寥子去徐州之前，先到汴京打聽消息，參寥子當時必有所聞，所以才「千里不憚遠」的趕到徐州去，目的就是要為蘇公報信。蘇軾在杭州時所認識的詩僧，有惠勤、惠思、清順、可久、本長老、海月慧辯、昭素賢師、辯才、法言、惠淨、思聰等人皆有交情。而杭州的詩僧也都對蘇軾的許國深衷有深入的瞭解，都對蘇軾寄予厚望。現舉辯才〈龍井新亭初成詩呈府帥蘇翰林〉一首為例，辯才詩云：

政暇去旌旆，策杖訪林邱。人惟尚求舊，況悲蒲柳秋。雲谷一臨照，聲光千載留。軒眉獅子峰，洗眼蒼龍湫。路穿亂石腳，亭蔽重岡頭。湖山一目盡，萬象掌中浮。煮茗款道論，奠爵致龍優。過溪雖犯戒，茲意亦風流。自惟日老病，當期安養遊。願公歸廊廟，用慰天下憂。

參寥子〈別蘇翰林〉詩亦云：

四海窺人物，其誰似我公。論交容未契，許國見深衷。漸遠吳天月，行披禁殿風。玉堂清夜夢，解后過江東。

這些雖是後話，也可知當時杭州的僧人，的確能瞭解蘇軾內心裏的「許國深衷」。現在聽說朝廷姦小當道，陷害正人君子，而以蘇軾首當其衝，大家都為蘇軾耽心。因為這時蘇軾跟參寥子還不太熟悉，更談不上交情，所以商量著由參寥子到汴走一趟，這樣較不為姦小注意，俟探聽到消息，然後轉往徐州以會蘇軾。清·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卷十七〈次韻僧潛見贈〉詩題下案語云：「參寥本於潛僧，公倅杭時，但於行部一遇之，集中無一字之及，其後與秦太虛書云：『參寥真可人，太虛與之不妄。』可見公之知其為人，實始於徐。故參寥自道其知契之厚，則云：『鈴閣追隨十月強』也。」蘇軾〈與秦少游書〉云：

別後數辱書，無便，不一寄達，愧悚之至，頗聞動止，為慰。然見解榜，不見太虛名字，甚惋歎也。參寥真可人，太虛所與之不妄也。諸事可問參寥而，僕去替不遠，尚未知後任所在，意欲東南一郡爾，得之當遂相見。

施注云：

僧道潛，字參寥，於潛人，能文章，尤喜為詩，嘗有句云：「風蒲獵獵弄清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過東坡於彭城，甚愛之。以書告文與可，謂其詩句清絕，與林逋上下，而通了道義，見之令人肅然。蘇黃門每稱其體製絕類儲光羲，非近時詩僧所能及。坡守吳興，會於松江，坡既謫居，不遠二千里，相從於齊安，留期年，遇移汝海，同遊廬山，有次韻留別詩。坡守錢塘，卜智果精舍居之，入院分韻賦詩，又作〈參寥泉銘〉。坡南遷，遂欲轉海訪之，以書力戒，勿萌此意，自揣餘生，必須相見。當路亦据其詩語，謂有譏刺，得罪，返初服。建中靖國初，曾子開在翰苑，言其非罪，詔復薙髮。

從施注當中，我們可以瞭解參寥子與蘇軾交情非淺，交情益深，就益能瞭解蘇軾的「許國深衷」。而蘇軾這種「許國深衷」，只能被自己所瞭解，而不能宣之於口說，騰布於眾人。因為中國的讀書人，向來以為「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在杭州的詩僧當中，辯才與參寥是最能瞭解蘇軾的「許國深衷」，所以辯才的詩說：「願公歸廊廟，無使天下憂。」要蘇軾參與廟堂論政，乃辯才與參寥等吳越僧人一貫的想法。故哲宗元祐六年十二月，蘇軾聞辯才訃，親為文以祭，並指定參寥子代表蘇軾親自往祭，蘇軾的用意就是只有辯才與參寥才是最瞭解自己「許國深衷」的人。蘇軾的〈祭龍井辯才文〉云：

嗚呼！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於其間，禪律相攻。我見大海，有北南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雖大法師，自戒定通。律無持破，垢淨皆空。講無辯訥，事理皆融。如不動山，如常撞鐘。如一月水，如萬竅風。八十一年，生雖有終。遇物而應，施則無窮。我初適吳，尚見五公。講有辯臻，禪有璉嵩。後二十年，獨餘此翁。今又往矣，後生誰宗。道俗歎歎，山澤改容。誰持一杯，往吊井龍。我去杭時，白叟黃童。要我復來，已許于中。山無此老，去將安從。噫參寥子，往奠必躬。豈無他人，莫寫我胸。

辯才對蘇軾說：「願公歸廊廟，無使天下憂。」參寥子則贊蘇軾為「雅量同安石，高才類孔明。」這兩位知己才是真正瞭解蘇軾的「許國深衷」。因此往弔辯才，必指定參寥代表前往。因為他人不能瞭解，所以祭文說：「豈無他人，莫寫我胸。」因為別人不能瞭解我的「許國深衷」，怎麼能把我的「許國深衷」向辯才靈前盡情傾瀉呢？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八日蘇軾卒後，參寥子寫了十五首〈東坡先生挽詞〉以弔念蘇軾。茲錄於下，以見其情真意摯：

造物周千載，真才得豫章。經綸等伊呂，辭學過班揚。德厚傾蠻貊，名高震虜羌。數奇終不偶，難與問蒼蒼。博學無前古，雄文冠兩京。筆頭千字落，詞力九河傾。雅量同安石，高才類孔明。平生勳業志，鬱鬱閉佳城。少年持國論。不羨洛陽人。抗疏忘機駭，危言駭搢紳。丹衷那有謂，康濟在斯民。竟謫江湖去，端居寂寞濱。初復中原日，人爭拜馬蹄。梅花辭庾

嶺，甘溜酌曹溪。梁木傾何速，椿年竟不齊。靈輻向嵩洛，行路亦淒淒。
 一時英俊附門墉。兄弟從來號兩龍。雄辯未饒端木賜，題評肯下郭林宗。
 精神炯炯風前鶴，操節棱棱雪後松。無復勝遊參杖履，追雲弄月更雍容。
 群鷺投老竄炎荒。雨瘴蠻煙豈易當。熏氣內全真自葆，鐵心無動亦何妨。
 海山出處憑誰共，蜚叟追隨樂未央。準易著書人不見，微言分付有諸郎。
 羽扇綸巾擁帥權。高才大纛拂雲煙。初聞父老誦嘉語，綽有風流似昔賢。
 （自注：「定武人謂公下車施設，宛然韓魏公。」）謫籍數年居瘴海，功名無分勒燕然。空餘雪浪齋中石，留與邦人萬古傳。

當年吳會友名緇。（自注：「大覺、海月、辯才。」）盡是天人大導師。
 技俗高標元自悟，妙明真覺本何疑。籃輿行處依然在，蓮社風流固已衰。
 它日西湖吊陳跡，斷橋隄柳不勝悲。（自注：「西湖新隄六橋皆公所勸。」）
 德政從來主意寬。奮髯時怒豈容姦。儻逢大事能談笑，未必風流劣謝安。
 峨冠正笏立談叢。凜凜群鷺國士風。卻載葛巾從杖履，直將和氣接兒童。
 大河當日決澶淵。橫被東徐正渺漫。城上結廬親指顧，敢將忠義折波瀾。
 文登五日召公歸。海市奇觀與願違。已螿魚龍能再起，人間異事古來稀。
 西湖卷葢拓漪漣。十里橫吞碧玉天。自謂前身真白傅，至今陳跡尚依然。
 （自注：「公平生出處多與樂天同，樂天在杭治湖築隄，為政十六個月，公亦如之。」）

臨淮大士本無私。應物長於險處施。親護舟航渡南海，知公盛德未全衰。
 （自注：「鄒至完言：在嶺外嘗聞人傳，惠州太守方君家人素奉佛，一夕夢泗洲大聖來別云：『將送蘇某過海。』遂詰之曰：『幾時當去？』答曰：『八日去矣。』後果如期公得命如儋耳。至完始未信，後遇方君，問之信然。」）畫圖雖不上凌煙。道德芬芳滿世間。遼鶴已歸東海去，烈仙風骨若為攀。

這些雖是後話，若無先前的交誼，怎麼能有後來的追思不已呢？一般寫挽詞，一首是常事，三首就不多見，除非關係特殊，四首、五首就頂多了。而參寥子一共寫了十五首，四首五言律詩、四首七言律詩、七首七言絕句，若無深情，怎麼能寫得出來呢？所謂「儻逢大事能談笑，未必風流劣謝安。」這與辯才「願公歸廊

廟，用慰天下憂。」豈不是同一想法嗎？「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所稀者，一般的詩人，不能瞭解蘇子內心深處的許國深衷，而參寥子自始至終，都能充分瞭解。這種知己難得之感，實在是稀之又稀的了。

「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這以下的幾句，用了晉謝安的典故。《晉書·謝安傳》曰：「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海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上疏請量宜旋旆，……詔侍中慰勞，遂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又曰：「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為安石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詞人的意思是說，我也要效法謝安一樣，約定好，他年為國家做出一番大事業後，就像謝安一樣整理行裝，自海道東還，過退休隱居閒適的生活。希望這種退休的願望，在我身上，不要違失。

「西州路，不應回首，為我沾衣。」因為我能達成功成身退的願望，將來西州路上，你經過的時候，就不須像羊曇一樣慟哭失聲，淚溼衣裳的我悲傷難過。羊曇為謝安所重，這裏也隱含著參寥為蘇軾所重的一層意義。王水照說：「超然物外，寄情山水，確實是蘇軾重要的人生理想，也是這首詞著重加以發揮的主題。」

六、結語

經由以上的分析，可知浙江錢塘潮確實是蘇軾海洋文學的一個重要主題。錢塘潮以八月十五日到十八日最壯觀，看潮的人也最多。蘇軾描寫錢塘潮的詩詞，絕大部分都集中在這段期間。為了觀賞八月十八錢塘潮，蘇軾特別激勵監考官舉的試官同仁加快閱卷的速度，以免錯失良機。蘇軾認為只有萬人空巷爭相觀潮的盛會，才能消解自己被久鎖試院的枯寂無聊。蘇軾寫錢塘潮形成、進展的過程，用「指顧」二字，將遠方海面的一線潮頭，瞬間化作望海樓前的千堆白雪，手法誇張，效果強烈。蘇軾認為錢塘潮的濤聲，是人世間最動聽的天籟，如果能譜成音符，一定美妙絕倫。蘇軾以高矗雪亮的銀山譬喻錢塘潮浪高千仞雪白如銀，以兩岸青山全籠罩在浪花下，形容錢塘潮沃日吞天、翻江攪海的氣勢，很具體，很

形象。蘇軾喜歡以神話傳說摹寫錢塘潮，富想像力，充滿瑰麗奇幻的色彩。蘇軾以古代著名戰役比喻雷霆萬鈞的錢塘潮，賦予錢塘潮具體的生命，境界開闊，情感奔放。蘇軾以具體的數字，表達自己對錢塘潮的熱愛，化無形為有形，情深意厚，使作品更具藝術感染力，使讀者更加憧憬嚮往。蘇軾不但自己喜歡錢塘潮，更希望天上神仙能從月中觀賞此人間奇景，這是蘇軾對錢塘潮的衷心禮讚。杭州有弄潮的習俗，弄潮人披髮紋身，手裡拿著五顏六色的旗子、小傘，竿上繫著彩色繽紛的緞帶，逆著潮水，衝向潮頭，在浪峰波谷中載沉載浮，在鯨波萬仞中忽出忽沒，踏浪翻濤，騰躍百變，姿態萬千，變化無窮。錢塘潮常沖毀堤岸，敗壞陸地，翻覆船隻，自古以來就帶給百姓不少的禍害。伴隨著錢塘潮的禍害，民間流傳著潮神伍子胥驅動錢塘潮、吳越王錢鏐射箭逼退潮水的傳說故事。蘇軾對這些傳說故事有所歌詠，對錢塘潮的禍害則力圖克服。伍子胥忠義剛烈，苦心謀國，卻遭殺害，飄屍錢塘江；而蘇軾也因作詩批評新法，得罪新黨，銀鑕入獄，貶竄黃州。因此，蘇軾對伍子胥既敬重，又憐憫，謫居黃州時想過江到武昌伍洲去祭弔他。蘇軾希望自己像吳越王錢鏐一樣，能以箭射退錢塘潮，保護百姓的生命財產。然錢王射潮畢竟只是一種傳說故事，蘇軾不可能真的去做。不過，對於防止錢塘潮危害人民一事，蘇軾則身體力行。蘇軾守杭時，計畫開鑿人工運河，讓往來船隻避開錢塘潮浮山之險。雖然蘇軾擘畫完善，可惜不久被調回朝廷，其計畫竟遭繼任杭州知州的林希擱置，令人扼腕。蘇軾憂國憂民，觀賞錢塘潮會生發對朝政與百姓的關切之情。蘇軾既歎服弄潮人的驚險特技，更同情弄潮人被錢塘潮溺斃的悲慘遭遇。弄潮人之所以搏命演出，無非是想獲得金錢的賞賜。如果東海之神能體會朝廷施行農田水利法的苦心，把海邊那些只能供曬鹽的鹹地，都變成肥沃田地，弄潮人就能轉業為農民，不必再冒險弄潮了。這是蘇軾觀賞弄潮的感觸，是對朝政得失利弊的關心，也是對弄潮人安危禍福的掛念，是蘇軾仁民愛物之心的自然流露。想不到，這些卻成為新黨構陷蘇軾的一個罪證，令其慨歎不已。蘇軾觀賞錢塘潮，對自己的生平遭遇、仕宦得失也頗有感觸。蘇軾通判杭州，因懷才不遇，仕途多舛，鬱悶不樂，於是即景抒情，說錢塘潮白波如山就如同自己白髮滿頭，又藉錢塘江水被海潮逼退倒流的景象，寄寓自己身與世違之感、仕宦不樂之情、髮白人老之歎，使客觀的景物有了鮮活的感情，使倒退西流的錢塘江水飄蕩著蘇軾憔悴索寞的身影。蘇軾觀賞錢塘潮，也會生發鞭鸞笞鳳的仙思與脫

離現實環境的遐想，然無論入海求仙，或駕舟歸隱，或騎鯨遠遊，都源於仕宦失意，有志難伸。總而言之，對於錢塘潮的奇景與觀潮、弄潮的習俗，蘇軾匠心獨運，窮形盡相，刻畫入微，逼真傳神，淋漓盡致，引人入勝，令人神往。對於錢塘潮的傳說與禍害，蘇軾敬重憐憫伍子胥，對他的不幸遭遇感同身受；蘇軾崇敬師法吳越王錢鏐，希望自己也能消弭錢塘潮的禍害。至於觀賞錢塘潮的感歎，蘇軾關懷朝政，或為己悲，或為民憂，誠懇真摯，深刻感人。蘇軾〈八聲甘州·寄參寥子〉作於元祐六年三月即將離杭赴京之時，藉由錢塘潮之潮起潮落生發宦遊杭州的愉悅與被召還朝之無奈，特別強調與杭僧釋道潛之相知相惜與超然物外寄情山水的人生理想。蘇軾喜愛錢塘潮，又能以一隻生花妙筆從各個角度去摹寫錢塘潮，筆之所至，如潮之奔流，滾滾不絕，內容豐富，風格多變，氣象萬千。或筆力千鈞，壯而不獷；或淡淡著筆，清新自然。蘇軾可說是歌詠錢塘潮的第一人，是錢塘潮的千古知己。

（本文乃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部份成果，計畫編號：NSC 95-2411-H-110-008，謹此誌謝）

引用文獻

（依引用順序排列）

- 《中國名山大川辭典》，單樹模主編，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2年12月，1版1刷。
- 《范仲淹詩》，宋·范仲淹撰，《全宋詩》本（冊3），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8月，1版1刷。
- 《東京夢華錄（外四種）》，宋·孟元老等撰，台北：大立出版社，1980年10月，未著版次。
- 《蘇軾文集》，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4月，1版2刷。
- 《東坡樂府編年箋注》，宋·蘇軾撰，石聲淮、唐玲玲箋注，台北：華正書局，1993年8月，初版。
- 《蘇軾詩集》，宋·蘇軾撰，清·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10月，1版2刷。
- 《太平寰宇記》，宋·樂史撰，台北：文海出版社，未著出版年月與版次。
- 《孟浩然詩集評注》，見唐·孟浩然撰，李懷福、李延夫主編，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6月，1版1刷。
- 《姚合詩集校考》，唐·姚合撰，劉衍校考，長沙：岳麓書社出版社，1997年5月，1版1刷。
- 《朱慶餘詩》，唐·朱慶餘撰，《全唐詩》本（冊8），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12月，未著版次。
- 《後山居士文集》，宋·陳師道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6月，1版1刷。
- 《林和靖詩集》，宋·林逋撰，沈幼征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1版2刷。
- 《陶庵夢憶》，明·張岱撰，屠友祥校注，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11月，1版1刷。

- 《米芾詩》，宋·米芾撰，《全宋詩》本（冊 18），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 3 月，1 版 1 刷。
- 《蘇軾詩詞名篇詳析》，張福慶撰，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 年 12 月，1 版 1 刷。
- 《徐凝詩》，唐·徐凝撰，《全唐詩》本（冊 7），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 年 12 月，未著版次。
- 《蘇東坡詩詞精華》，伍峰、李研塵撰，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 年 6 月，1 版 1 刷。
- 《全漢賦》，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輯校，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 4 月，1 版 1 刷。
- 《增補足本施顧註蘇詩》，宋·施元之、施宿、顧禧合注，台北：藝文印書館，1980 年 5 月，初版。
- 《元和郡縣志》，唐·李吉甫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 468），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 年 7 月，初版。
- 《蘇文忠公詩合註》，清·馮應榴輯訂，京都：中文出版社，1982 年 3 月，再版。
- 《西湖遊記》，曹文趣等選注，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 年 5 月，2 版 2 刷。
- 《俗語諺語歇後語選粹》，宋洪飛、王金永、周瑞林編著，北京：同心出版社，1997 年 11 月，1 版 2 刷。
- 《夢梁錄》，宋·吳自牧撰，《夢梁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年 2 月，1 版 1 刷。
- 《燕翼詒謀錄》，宋·王栎撰，誠剛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12 月，1 版 1 刷。
- 《楊文公談苑》，宋·楊億口述，宋·黃鑑筆錄，宋·宋庠整理，李裕民輯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8 月，1 版 1 刷。
- 《劉禹錫集箋證》，唐·劉禹錫撰，張蛻園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12 月，1 版 1 刷。
- 《白居易集箋校》，唐·白居易撰，朱金城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 12 月，1 版 1 刷。

- 《欒城集》，宋·蘇轍撰，曾棗莊、馬德富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1版1刷。
- 《潘閔詞》，宋·潘閔撰，唐圭璋編，《全宋詞》本（冊1），台北：洪氏出版社，1981年4月，再版。
- 《文白對照全譯太平廣記》，宋·李昉等撰，高光、王小克、汪洋等主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6月，1版1刷。
- 《博物志》，晉·張華撰，祝鴻杰譯注，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1版1刷。
- 〈蘇軾虞美人詞考索〉，劉昭明撰，《國立編譯館館刊》，22卷1期。
- 《蘇文忠公詩集》，清·紀昀評，臺北：宏業書局，1969年6月，未著版次。
- 《角山樓蘇詩評註彙鈔》，清·趙克宜纂輯，台北：新興書局，1967年9月，新1版。
- 《容齋隨筆》，宋·洪邁撰，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1版2刷。
- 《宋詩紀事》，清·厲鶚撰，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1年4月，台1版。
- 《孟郊集校注》，唐·孟郊撰，韓泉欣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1版1刷。
- 《浙江民俗研究》，中日越系文化聯合考察團撰，鈴木滿男主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1版1刷。
- 《史記注譯》，漢·司馬遷撰，王利器主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年1月，1版3刷。
- 《吳越春秋·漢·趙擘撰，元·徐天祐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46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7月，初版。
- 《論衡全譯》，漢·王充撰，袁華忠、方家常譯注，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1版1刷。
-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浙江卷》，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浙江卷編輯委員會編，北京：中國 ISBN 中心，1997年9月，1版1刷。
- 《錢惟演文》，宋·錢惟演撰，《全宋文》本（冊5），成都：巴蜀書社，1989年10月，1版1刷。

- 《吳越備史》，宋·錢儼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 464），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 年 7 月，初版。
- 《蘇詩彙評》，香巖批，曾棗莊、曾濤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 年 5 月，初版。
- 《春渚紀聞》，宋·何蘧撰，張明華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1 月，1 版 2 刷。
- 《蘇詩補註》，清·查慎行撰，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 年 10 月，初版。
-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清·王文誥輯訂，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9 年 8 月，再版。
- 《蔡襄集》，宋·蔡襄撰，吳以寧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 8 月，1 版 1 刷。
- 《東坡烏臺詩案》，宋·朋九萬編錄，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 年 12 月，初版。
- 《萍州可談》，宋·朱彧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 1038），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 6 月，初版。
- 《宋六十名家詞》，明·毛晉編，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65 年 11 月，台 1 版。

An Analysis of Su Shih's Marine Literature (1)

Liu, Chao-ming* Ch'en, Hsin-hsiung**

[Abstract]

The Creation of Su Shih's marine literature has its own speciality and changes. It is worthy of our attention. However, it is a pity that this subject has not yet studied by scholars. My intention of this series studies is to divide Su Shih's marine literature into several categories and to do thorough studies. This is the first paper of my series studies.

Key words: Su Shih, Marine Literature, Chien-t'ang tide

* Professor, National Sun-yat-sen University, Dept. of Chinese, First Author.

** Professor,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Depr. of Chinese, Second Author.

